

卷七十一

元倉子 閔尹子 文中子 揚子 鬼谷子

卷七十二

顏子 老子 龍城錄 法帖譜系

卷七十三

刀劍錄 荊州記 鄴中記 成都古今記 廣異記 賜谷漫錄 無名公傳
畫訣墨數 南楚新聞 談賓錄 紀文譚 真誥

卷七十四

大中遺事 秦中歲時記 走回錄 辨惑論 大事記 褚氏遺書

卷七十五

蘇氏演義 談助 洞微志 雞跖集 國史補 金臺密記
士林紀實 水衡記 摘錄 洽聞記 初學記

說郛

七十一之七十五

100

黃永清

說乳目

卷第七十一

亢倉子

閔尹子

文中子

揚子

鬼谷子

卷第七十二

顏子

老子

竟城錄

法帖譜系

卷第七十三

刀劍錄

荊州記

鄴中記

成都古今記

廣異記

陽谷謾錄

無名公傳

畫訣墨數

南楚新聞

談賓錄

紀文譚

真誥

卷第七十四

大中遺事 秦中歲時記 江南錄 辨惑倫 大事記
褚氏遺書

卷第七十五

蘇氏演義 談助 洞微志 雞跖集 國史補
金盞密記 士林紀實 水衡記 摘錄 洽聞記
初學記

說郛卷第七十一

元倉子九篇

全道第一 用道第二 政道第三 君道第四
臣道第五 賢道第六 訓道第七 衆道第八
兵道第九

金道篇

元倉子居泊山之顛三年俗無疴癘而仍殺醵其俗竊相謂曰元倉子
之如來吾鮮欵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惑聖者邪盍相與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辱元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黠啜從而啟之
元倉子曰吾聞生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其所如進今以羽俗父子

竊之鳥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蟹吸
曰不者無尋常之汙臣夷無所還其體而鯢鱒為之利步田之丘
巨鯀無所隱其軀而萋旅為之祥且包尊賢更能響善就利堯
舜以固欬而况羽俗乎先生其狂矣亢倉子昌諾未夫二子者知辱
函車之鯀介而禹山周苦制之吞海之魚蕩而夫水螻蚊苦之故
鳥鯀居欲其高魚鼈居欲其深夫全其刑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
厭淡眇而已吾語若大乱之本礼康先舜之問其存辱千代之後
必有人與相食者矣言未終南子榮之搏色整潔席曰搏年運
而長矣將色以記業以事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刑抱汝生死山川子
汝思慮營營若此緒舉或可已及此言雖然吾才不足以化子胡

不南謁吾師聃亢倉子既讞榮之携不釋羽俗而龍已辱天下之水之性情土
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受物者所以養性也
今代之或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輕人之於声色滋味也
利於性則取之家於性則損之比全性之道寧人操兮音其射
一招之無不中奪物章以笑一生之无不傷故輕人之制万物也全其天
地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忘凝宇
宙真若天地然上狄與天子而不驕下初再匹夫而不婚此之謂全
道人心年正不矜外物誘曰清之而能以則明之能以則虛之則道
全而居之秦快死亢倉子哭之其後曰哭者必哀而先王未始哀何也
亢倉子曰天下皆笑安得不哭其後曰天下皆死先生何笑物也亢倉

子曰奉天下吾無與樂安所取衰悅墜之謂水既水之謂之謂虛既虛
之謂道虛者道之体道者道之墜理者道之剛識者道之目道所
以保神真所以宏量礼所以些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髻
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物汚矣夫瞽眇者以黠矜赤以蒼黎玄吾乃今
所謂早白安知識者不以物汚顏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田是不
道物之色矣夫好質勝者不見它物之可好焉甚者不見也物之
可好書甚者不見它物之可好吾又安之天下果可好者果可惡
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志矣能滑吾身矣諫懷君柳使其大夫
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白吾國有輕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矣以果明
其輕叔孫欽曰能癢心而用刑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輕人異於

所聞曰輕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
盱目狂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抱聘且野元倉子待以上鄉之礼亢倉子至
賓于亞寢魯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眇眇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
用告者過也公曰孰知是寡人曾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聾之亢倉子
曰我体合於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
之音雖遠際八善之表道在智有聘之內表與我者吾必盡之乃
不知矜是我七竅手足之所作六腑五臟心累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君道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成天之所生而物撓之謂之天子天子之
以也全天氣故比官之所以自太也官者以全也今代之處王多官而友以

突生則矣所以抑其太之本矣草薨討則抑其腐封樹討則抑其虛人樹討即為
病國樹討則慮其起危亂不禁所謂國樹討者主德不下宣人款不士達也是
故聖人玉賢忠臣正士稱其敢直言而決樹討塞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
耕庠飭養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正可大不可求得非賢也養生正可化
不可刑刑則非禮也堯舜以為人主勅死稱人主之款故天下各得濟款有
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悉之而主
不悉有主獨悉之而天下人不悉者用天下人悉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悉
者則天為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悉情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
者其有爭物也所謂有梟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
固德國之主務求禮人之術玉之所以唯辯者謂其有恆石也舍之所以唯

便者謂其有鋪石也今夫以準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以正輿準明者視之乃鷄也今
夫小人多誦今籍方書或季奇技通說而侮以青紫章服使愚者壯而將之正輿君子明者壯
而將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以言取人理也以財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夫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財
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也亂夫聖人之用也人賢不聞之功自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
飲自理矣若人主賢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利奪矣賢自見之功則天
下之人恢刑異執而爭進矣賢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古調嚙而飾辭矣使天下之
人市爭爭進飾辭見達則改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而已鏡之明已
也功士細之明已也功天之其細失其大不知朝矣於事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
乎太任矣而代主或難之吾取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空四海之內動植
爭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

務亦不可見下不可聞之持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摩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寇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政以勤息則不言而自池吏數寇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塞音農代主豈不知哉

臣道篇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官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憶或屬或止或非雖狂其言觀其兒有似不同然察其志藏其心盡為馬國所以剛計不怨黜退不佞諛得中無違乎理故天感其皆陛下不泛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賢蚩夷柔同保合大猷奪物化育則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兒多美顏色諧銖詞氣華柔動止詳潤

雖觀其見旺其言有若歡欵給察其志藏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恠見異必愕但疾相憂遂寄其道故大告災皆地生百物人作凶得鬼神間禍戎狄有侵器亂弘多万物不化夫不妒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下焉百姓上滋主惠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材頌人危官苟效時功吏規賞於主不願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埋之代官得人不理之代人得官邪龍覩問事君亢倉子曰既榮死而臣又者也心莫若公兒若蘇言莫若正心不欲霜酥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為國修止經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止者區處修別動得其室合於大體為身修名者區處修別致遠不通物於小節是於心久道為王抵物得其所以事為主抵物得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祿

君不嚴敬又區不影信小臣不合官其刑有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至尽忠而主莫之信不患不信適志信之如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信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信天下薛明主用等之人當委以權室便事歸其所為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償罰

閔尹子三卷

一字 二桂 三極 四符 五鑑 六七

七金 八等 九藥

閔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何回也憂憂乎聞也勿勿乎以而

非也而乎之而介之而現云而噴之而去去而要之言言到吹影思思知鏤應輕智造迷思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欽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內田裡曰去合曰適

觀道者如觀求以觀沼為未足則之何吏口之海曰水室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自永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已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故不失道

閔尹子曰以盃為沼以石為島魚環轉之不知或千萬里辨不窮也天何歛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為尾所以應物不窮重雲口散天江湖点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

之漁鈎甕焉不知我而遂道者亦然

方術天下之多矣或尚晦或尚或或尚弱或尚強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道終不得彼可得者名得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五星以不可得不可者行所以善吾死一情實為全人情善為賢人情惡為小人情名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情善惡者自無有起不可得而祕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情實為無知溥天下知道無不在

以事見物即難以道存物即易天下知物無不成之唯壞之易

一灼之火能燒万物物而火何存一息知道能實万物物亡而道何存習射習御習琴習日樂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刑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兩一射相遇則工握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西人道相遇則無可示者

無工無拙無勝無負

吾道如暗處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小人

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于無所得唯無所得所以為道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為億兆計人之憂各異夜之楚各異有天有地有

人有物皆思臣之蓋不可以塵計安邦令之天地非有思者乎天地雖大有色

有刑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刑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死胎中者死卵中者

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故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兩兩不傷人

夢中鑑水中皆有天地存鳥欲去焚天地者寢不寐欲去監天地者刑不

照欲去水天地者益不汲彼之在有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則溫吸之則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被瓦石無去無來譬如冰之影有去有來而所謂水者無去來聖人之治天下者不我賢愚故因人之失而失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事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之內外之大同故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靈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交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則以此同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此觀天下可以致器聖人不以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皆曰自然天下無不覆有生殺有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觀聖人道無為勿

以見觀聖人道無刑

利害心逾明則親不睦賢愚心逾明則友不交是非心逾明則事不成好醜心逾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世之賢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天下之理夫者唱奴者隨壯者馳化者逐雄者鳴鳴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言之物之行五之運因精有鬼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鬼因鬼有精五者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偏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茅相生不知其幾森天地雖大不能算空中之核雌卯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好不能卯無雄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非我所謂五行孰能變之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言如此大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

名為妖不名為道

流者舟也所以流轉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非牛車思若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

而然為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知心無物則之物無物知物知則道知無知道

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警微妙之言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無之見無有一物不聞則無一物非吾知聞之物可以養刑無物非吾之刑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炁是故五之刑炁天地鳥獸耕夫習牛則備獵夫習虎則湧魚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万物可為我我之身內變蛟蜃外炁風蚤癩習龜魚痿則水毀我我為万物

一峰至微亦能乎觀遊天地一蝦至微一能放津乎者大海 人一呼

一吸曰行肆拾萬里化可為連矣為至人不存不變者也 青鸞子

千歲而千歲化苑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實去物 豈不敢建立於世教

有刑殺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天下知礼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是或化為誰言

雖或化為是是以至居常慮變 鳥獸俄剛俄旬旬俄逝逝草木俄出俄身

亭俄對天地不能留至人不能繫有運者好焉耳有之在彼無之在彼不擇則不

明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擇不手則不繫

知物之偽也不必去物譬如牛犬馬雖情厚子馬牛之名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箇物故愚辨之極者知辨果不足以喻物故訥畜力之

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之本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辨者在不辨而在訥
少年者不為人所忌多行則為人所短多智則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文中子 十卷

王道 天地 事君 周公 閔易 禮樂 述史 魏相 王命 閔朗

文中子曰甚以王道難得也吾家頃銅川文是未嘗不篤於斯然未嘗得宣
其用退而咸有迷焉則以忘其道也余小子獲親成訓勤九載是
服先人之議稽仲危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予謂董崇
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經世為吾欲續詩考
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為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
故大論為董崇曰天子之得善其忘焉子曰然子謂薛收曰吾聖人述

史三焉其術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素焉而皆獲其詩也其襄之由顯故
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
雜也故聖人不焉

子為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
其我之所為乎子曰義也清而莊清也惠而漸威也和而博收也臚而甫變也
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玄靈忘而密微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
時不減鄉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崇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至其頑民之流
乎叔恬曰山詩為吏部按賢進善時無知者身役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
後知群才皆清所進何子曰密笑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房

玄齡問其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之道曰無偏曰敢問他人之道子曰其心問禮樂曰王道盛則禮樂從

而無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福祿感王食不知其能也唐玄齡問薛舉之治高宗周列國合余年皇汗雜見四百餘載魏晉以降感已不暇言不知其用也楊素謂子曰蓋仕乎言疏屬之南汾水曲有先人之謂房可以避風有田可以足體粥渾禁着書講道勸義曰葉也願君候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賴仕也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得而後刑其人以起今之為政者任刑而後德其人怨以詐言古之任者春人今之任仕者春己子謂公周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足以至於命乎溫彥博問松東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明理者而窮能也曰何謂也言道不足而器有為故問器言通度之謂道執方之謂器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言化彼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息三月盜則出境子問之曰收言言叔達言言魏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次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春其

和神是氣緩天下乎武德則功存焉不知昭德之至意也且武之未盡善言矣矣其時乎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問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德魏徵曰聖人有憂子子曰天下皆憂吾強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皆疑吾強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帝曰樂天之命吾何憂窮理及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迹之判久矣吾得獨不言乎子曰吾於亂樂正是如已如其制作以愷歌哲必也崇貴乎賈瓊受薛收曰道不行如何之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子子謂任暉王劉崔盧之昏非在何何以視譜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季述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聚名素貫此不可去其為帝實失為名存矣子吳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溫

考博問知子曰無子曰識子曰無識考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審曾其手
然考考博退告董帝曰深乎哉此文王之所以順帝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
為有一國之作為有神明之作為吳季札曰小雅其問之衰乎豈其樂而
淫乎子曰孰為季子之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豈烏乎樂其勤
而不怨乎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夔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曰元結
作君子不榮祿矣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矣豈達時今遠乎哉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長之賈夔進曰敢問死生富貴在
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日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
知之何也已矣夔拜而出謂程元曰今吾而後之元命可作多福可

程元孟曰敬佩玉音服之無數之中子曰度得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或
問閔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宜武立穆公使閔朗退魏之不振有由
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曰請問其說子曰小雅尺廢四夷交侵斯
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特可知矣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
詩子曰詩者民知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揚子

揚雄字子云成都人

學行

吾子

修身

問道

問神

問明

寡見

五百

先知

重黎

滿騫

君子

孝至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也成無為為眾人或人羨久生將以孝也
可謂好孝矣乎曰未之好也孝不羨天知道不在仲尼乎仲尼罵說者

也在不茲如乎如將覆駕其所說則莫苦徒諸儒金口而李玄或曰李
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力者能諸有王者錯諸不徒錯焉彼
用礪而錯諸質在其中否則輟蝟蠹之子墮而逢果則祝之曰類我我則
省矣連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季子治之思以精之明友以磨之名譽以崇
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李也已矣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雕虫篆刻俄
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細麗曰女
工之需矣劔客論曰劔可以愛身曰猶狂使人多礼乎或問景差唐勒求
玉杖乘之賦也益乎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而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修身以為弓矯思次為矢立義以為的直而後發發必中矣人之性也

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天不用則亦動其變乎曰聖人樂天之命樂天之不勤知命
則不憂也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
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佞或問道曰道君
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為得直道而田諸曰塗雖曲而通諸
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聖則由諸由道德仁義禮璧諸身
夫道以尊之德以得之仁以合之義以宜之禮以體知天也合則渾離則
散人而無統四軀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曰莫不知作上作下請問莫
知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得
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

猶將測也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
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聞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
照知四方天天稽天稗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
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牽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下之際使
之無間者也龍蟠於泥翫其肆矣翫哉惡觀竜之志也歟或曰竜必欲飛天乎
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刑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
人不制則和馬乎菱里曰竜以不制馬竜聖人以不乎於聖人 或問明曰微
或曰微何如其明也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
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天能高其目而下其耳
匪天也夫 吾寡見今之好假者也述文之頑述言之聰假則面焉或曰冒若茲之

甚也先王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夫不得已而不得已者寡哉好畫
其心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畫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
道者至識也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魯人謀之美也詘人以從道如小
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衆人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
也而並文武周公文子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待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
也聖人有以疑天地諸參諸身乎 先知聖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
不知知其遺者如其視忽眇縣作眇先甲乙易後甲乙日難或問何以治國
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正立矣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或
問思數曰昔公周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辜耳棠其思矣齊
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表濤塗其數矣夫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數而已

矣或問何思數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齒婦人桑之謂思
若汗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甫田齒杼柚空之謂數為政日新 或問敢問
日新曰使之利其人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矣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近義何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
近黎 或問南正之徒惡乎在寢或曰淵騫過不寢曰攀龍鱗淵
鳳翼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
不見文章亦不足謂矣君子絕行小人絕力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
成德得何以也曰以其淵中而彪外也彪之擇斤羿之激矣君子不
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
也柔於義也剛

孝至矣言而該聖不加為父母子之父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於裕萬物物裕於天地裕父母之
裕不裕矣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及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有祭
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刑屬荒絕者推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齋
人而不祭對齋乎

鬼谷子 三卷

粵者稽古聖人在天地間也為衆之先觀陰陽之間闔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等策方類之終
始遠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烏而守可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地也自古至今其道也變化無窮
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地或張是以聖人守可其門戶審察
其所先後度權量能效其技巧長短夫資不藹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押
乃闔乃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收之審定其有無以其官負虛隨其嗜欲見其志

意微排其所言而揅之及以求其實實得其指闔而揅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日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乎不可乎審明其計謀以原其異同
离合而守先從其志邪欲揅之實周即欲闔之貴家之貴密而與道相追揅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也為之度數圣人因為而自之慮其
不中權衡度數矣因而自為之慮故揅者或揅而出之或揅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揅闔者天地之道揅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復反行
必由此矣

揅闔者道之大化統之變也必謙審其化吉凶大命繫焉口者心之門戶心者神之主也忘意喜怒哀思慮知謀皆由門戶而入故閉之以揅闔制之以出入揅之者開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嘿也陰也陰陽其和也終始其義

也故言長生安樂富貴高榮顯名愛好則利得意喜歎為陽曰始故言死言憂患貧賤苦辱弃捐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其謀

揅闔之道以陰陽之故與陽言者依高崇與陽言者依卑小以下承小以高承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益損去就悟皆反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截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終還陰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包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方也陽陰相承由揅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及以觀往而復以知今反以知被覆以知已動靜虛

實之理不合未合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而察其辭言有不合者及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此其有此象以觀其次象者此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其至其約語事得實也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不用者之及求日進前而不御退而聞而相心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以首想或結以黨交或結以貨物或結以乘色用其意款入則款入則出款親則親款疎則疎款就則就款去則去款永則永款思則思若喉母之後其子也出無間入無入朕往獨來莫之能正

物有自然事有合而近而不可見有遠者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不可知者及往以驗未也噉者罅也罅者間也間者成大隙噉治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其可抵而忘可抵而塞可抵而得此謂

噉之理也

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此在符應彼從而用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鈎鈎而臨深淵而投之必得魚言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主兵日勝而人不知也

說者說之也說者資之也飭言者假之也假之者損益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却論也曰絕也佞言者誦而于忠也諛言者博而于智也卒言者決而于勇也威言者權而于信也靜言者及而于勝也先意成款者誦也繫稱之辭者博也縱合不疑者決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先分不是以空非者及也故口者机関也所以開閉情意也耳

目者心之位助也所以闕間見姦衰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
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變易而不危者規要得理故無物者不可示以
吾色無耳耳不可告以吾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聞之也不可以
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聖人故不事也

說郭卷第七十一

說郭卷第七十二

顏子五卷

顏回字子淵

好學篇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哀
公問弟子孰為好孝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孝不迂怒不二過不幸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孝者也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

循之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歎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欬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德行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孝文子游子夏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听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誥矣

言志篇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敵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不二過

子曰顏氏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而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賢樂篇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知十篇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師友篇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笑子墓而后行及其國不笑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二過祀其下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投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在危篇

子畏於匡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子在回何敢死 天年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退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謂

好孝孔子對有顏回者好孝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夫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

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

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老子卷

體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

無欲以現其妙常有欲以現其微故兩者同出而異名同之謂玄之又玄之門

養身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

成長短相刑高下相傾音聲相隨是以聖人知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

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安民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乱是以聖

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死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死

無源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
兮似若存吾不知誰知子象帝之先

虛用

天下不仁以万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成象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

韜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其私者哉

易性

上若非水水善利万物而不爭処衆人所惡故几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与

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死无

運美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驕自
遣其外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能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為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
死為天門開闔能死雖明白四達能死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

不有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無用

三十輻共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其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為
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檢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勞狂難得之
代具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用目故云彼取於焉

厭耻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為寵辱寵為下辱之若驚失之若驚何為
貴人大患若身吾所以府大患者而元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
為天下則可寄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記於天下

贊玄

視之不見名曰夷至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狀三者不可致語故混而
為一其上下微其下不昧絕不可名復歸於无物是謂之狀之无象之象是也恍

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謂今之有能之古始是謂道紀

顯德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与兮若冬
川犹兮若畏四隣兮其若容漁兮若水之將釋兮孰其若扑曠兮其若
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浊以靜之使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道者
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歸根

至虛極万物並作吾以觀其後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
命、日常知當日明不知常萎作凶知常容乃公、乃正、乃天、乃道
道乃久没身不死

浮風

太上下之有之其次清之蒼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言有不信犹兮

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俗簿

大道廢大道處有仁義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

還淳

絕圣弃智民利百倍絕仁弃義民復孝慈絕巧弃利狀三者以

為之不足故今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異俗

絕孝无憂惟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

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灯臺我独怕

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棄兮若无所歸中人皆有余而我独

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悶悶忽

兮若海漂兮若无所止中人皆有以而我独頑似鄭我独異於人

而貴食其母

虚心

孔德之容唯道是泛道知而為物為悅是忽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

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又有其名

不去以閱中甫吾和以知中甫之然哉

益謙

曲則全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圣人抱一為天下不自見

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

能与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成今而歸之

虛無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狀者天地常不能久而

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固於道德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亦樂得之同於失者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苦思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余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之不知也

象元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不始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道曰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至亦大誠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亦為人法地法天法道

重德

重為輕根靜為躁居定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

乘之至而不以身輕天下輕則大臣躁則失居

巧用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適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闕提而不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善常救物無弃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者善人之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及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路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天下莫能常德不忒復歸於元極知其榮守其辱於天下各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散則於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無為

將欲取天下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其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故物合行或隨或行或吹或強或羸或宰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太

儉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己得果
而勿強勿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矣

龍成錄 二卷

何東先生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雲川人也年十三作道士侍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
得守太微主君有熈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知信至神堯
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表天剛之師也

魏證嗜醋芹

魏佐相忠言儻論贊襄万批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

曰牧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其醋芹每食
之欣然抃快狀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
翼然食未竟而芹已尽太宗笑曰卿謂无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
曰君无為故无所好臣拙作從事独辭於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
太宗仰視而三嘆欣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摠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尽微妙知人死生禍福作易
摠作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云騰背直日卧内雷殷
殷然赤電繞室贖霧中老人下身所依待人老叱起怒曰所泄者豈何
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拋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
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保衛焉及金科祕藏玄郝汝

是何者輒混截細快擬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懺悖對曰青丘元光以臣
不遠故得授焉老人頤頰頹曰上帝赤下汝仙品已及於受度期展二十四
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颺起許惟裂幙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
斗燦然俱无影嚮所取將書乃易捻目遠知智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
不食人因闕窺中但聞勸酬交歡竟不知為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王親觀
安泊聞感逝去如妝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謝而不謝一日告殂遺
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教堊開明原上后長壽台州有人
過海阻風飄蕩舡欲行妾行不之所止忽見舡一葉渺自天未未驚
視知乃遠知也漸相也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淑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比詳
海之東十万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之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及可到登州

為傳語天增規張先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颯而過明日至登州方
之遠知死矣訪天增道其從云死兩日矣方驗二日皆先去

武居常有身後人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呼為

候頰即以居常願

下有鬚頰若猿頰也其上有四層一日伊水上過一丐者曰即
居當有身後名面骨法常荆然有女 當八十後
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自言凶者起非
異人手

房玄齡為相无嗣

房元齡買卜成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

索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側
曰此兒、絕方氏者汝公也公大夫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憤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
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
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振爾
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曾植子建也仲卿既寤
檢鄴中書得子建集文為十卷異而序之即
仲卿作

趙師樵醉憇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樵迂羅扶一日天寒日暮在醉
醒間因憇鄴事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
淡粧素服出迎師樵時已昏黑殘雪對曰豈微
明師樵喜之予之語但竟芳香襲人語言性清麗
因予之扣酒家門得盃相予飲少頃有一線
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規頃醉寢師
樵亦僂然但竟風寒相襲久久時東方已
白師樵起視乃在天梅花樹下上有翠羽
啾嘈相湏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尔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先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于一道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從身健步追久共乘之而東去比亦可駭也

韓退之薨吞舟篆

退之嘗說少時薨人于舟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覓後一似育中如物噎經數日方死恙尚由記其上二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于之物熟思之乃焚中傍矣者信乎相契如狀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空塵面為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髮霧鬣信備而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解云天藻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有能變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虜中大水後六月有風目龍處西南未飛屋拔木半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夜過韓津

口明月方出白霧初澄於小橋下有人語言明白母大即死我北車勤亦不必矣神堯停馬
問人再拜起泣曰某之漢女也昨奉東岳命嶽神管押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
人埋骨在此因以悲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爾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
謝言將軍貴人也僕亦之賊分不當逾言訖倉惶辭去言大隊至已倏忽不見傾疾風如
過矣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士矢皆中而傷得其失信之聖王所
向至靈亦先為左右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
過大門在玉先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溫頃大官府榜曰清
虛之府 具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皆正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

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玉成崔歲但聞清香詞攀下若刀里琉璃之由其間見有仙
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遇戲以馬步向前覓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
見有素娥十余人皆皓衣乘白鶴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之樹下又听樂音嘈雜而甚清韻上
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合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夜上皇欲再求
佳師曼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成律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清韻天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畜寶鏡謂之飛精試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繙象云水銀陰
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不得之後中宣南鷺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
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者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信氏但笑而不答持
鏡而去夢迴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常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窓外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為負鏡飛度徃來不可言或為大飛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該曰白無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該不倒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侏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不肖者柳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岫叢嵐映日晝如暈長橋駕險浮天漠危棧通蛟觸岫雲却念誰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畧不係前生休倚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為俚后知鬼物所制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憶下病月余薨

方元齡大有吝

方元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志意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吝矣

關立本有丹書之吝

關立本畫宣王吉日晉太宗文王皇帝上為題字時朝中請公皆議論末都從幸上出是畫於諸臣稱為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清之吝

張昶著龜山史記註

沈林文有龜山史記性即張昶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吝余以時江南李王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為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恠

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知信一日因廢篋易衣衣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常

常懷戒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恠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李子王漸作子經義成孝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擬門飛
高誦義卷及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未誦書尋亦得愈其石謁然余時過汴州
適會路逢老人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者書深聞至理

晉哀帝者書符經卷廿壹祿三卷書符子即神矣先生也深聞至理而近是有胡宗道海方亦得其術

王明粹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明照字明粹員可書生好古博雅者口就京師謁余讓裏飯從游種秦謂之間此人
官意畏考而談然敬於古器凡自戰國頗於文思澁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

莫逸然生頗於文思澁設諸勤求古器心在於古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奭看此仙去

賈奭河揚人字師道與余先以同室讀書為人謹順必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卒歲弃家隱
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皋山中看書三卷號明臯子迎年不知其所終山人終竟言仙去狀說幻
莫之信也有子鍊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李士益為褚無量裴煜之鄭譚
馬懷素張說候行果陸堅康子元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而賊邊吳兵火
交泰兩都灰燼存無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營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得卦曰斬開文得卦曰鑄印果軒存澄
啟謝曰昔卦三爻為取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開鑄印果軒始當果斷終得嗣
天上皇掩其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即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挑宋當為相

皇初登極夢至龍御符自紅霧中未上大隸姚崇宋景四字掛之兩大樹宛延而去夢迴上乃
申責兆玉進曰兩木相也人名為喬龍至為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相矣上歎異之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臣群賦宴賞雙頭牡丹詩誰上官昭容一聯為絕句所謂勢如運避友心
若莫關者使天婉兒稍如義訓亦足為賢婦人而稱天下何是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
為死也有文集二百卷行為世

魏證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醕祿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
大皇帝常有詩賜公稱醕祿勝蘭生翠濤過玉雁千日醉不醒生味不敗蘭生即漢武
百味旨酒也玉雁煬帝酒名公此酒本釀於取乎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
萬石首翁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方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檀潔齋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見一日見手抱大珠三顆真色
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見綽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款

救之行三十步見兒化為童子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劉瞻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竟不亦見出不十余步洞閉矣綽後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但說

李林甫以毒害王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危死於市衢脇下有珠字云李林甫以毒害王正權帝命仙列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即諸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封惟作條論集三卷論世外事此人善得神思趣隱不著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後者得白石上微辨刻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手福土詆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時欲隱予於斯欵

宋單夕種牡丹

洛余母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交易于動紅白間色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各標名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於花師亦幻世人絕藝也

法帖諸系二卷

熙復以後武定方較走果多天文沾之余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臣王着模刻禁中重為十卷各於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月有奉

聖旨模勸上石

二王府帖

山谷論乘架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首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二千便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乘中借板墨本百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余而不甚墨

黑白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及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帖刻板實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間本略無異當御府板者多用貴子蓋打金銀首者也字益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時有假板者原板存近來碑石作得真本且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鉅痕或以第損剝非復旧拓本之道勁矣

淳熙修內司本

淳熙間春旨刻石宋中卷候規模悉同淳化間本而卷尾楷書題淳熙三年己巳歲三月書修內司恭捧聖旨模勒上石

太觀太清樓帖

太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子淳化帖小異其間

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賢蹟摹刻此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太現三年正月奉

聖旨模勒上石而及以建中靖國祕閣續十帖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御以為後帖文刻孫過庭草書譜及頁現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吾家收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間禧以後有擁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刻次莊以家藏淳化間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提而增釋之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與行近所拓者字多利缺亦有補換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四州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重刻于石蓋昌官舍石今以不存權總江州得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稍大慶歷長沙帖

承相刻公沆師淳淳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於石實之群齋增入霜寒七十月王濛顏真卿等諸帖而自行頗高與淳化間本不同遂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歷壬午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曆慶元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等四卷八年仲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模勒上石第九卷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

字不復贅者錄

利永相私第本

利永相既刻法帖于群齋復衣做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絕相似而小異其一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利氏弟子所跋復後見一本再始蘇舟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舟南碑不類而慶曆第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氏本也

長沙碑匠本也

舊傳長沙官本高鑄不可常得碑匠之別家之別家一本以應求其為碑匠家本傾又藏一本凡旧石損缺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旧石此必碑匠所謂也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於鬱收之變中興以後後刻新石其間凡遇田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尾歲月刻乎甚夥珠不足觀

三山木板

三山師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田帖刊勒卷帙現奉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加熙唐子備頁即摹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明子常以里中見不能書病將其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人黔江壁之黔之紹至院刻石者澤石場止匠父子詳見山谷集中抄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帙之多書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髣髴似戲無堂中興以前拓其本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受共備庫副使先來南第八副收訓諫潭州諸將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云長沙陽正臣重模男先芝灵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名題以長正臣重模勒八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御佑又第一卷取卿女婿帖內第二行林字立人作兩点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也崇名作榮石止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河正陽臣摹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陽正臣重摹男先芝為一行灵芝鐫為一行此下似別有字

儒裁損不可收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修伯高率是也出折藏法帖見示乃校本印式

者是用此他皮紙印每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紙不施苴緣裝表而自然整
齋成冊字畫亦甚可愛

高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鋒開二帖侵本家熟或遇良工候板亦可現
後聞板得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可打一段予再山三見一本于周氏後教卷
板內時有直裂殺比道雲上獲一本於尚氏叔堅衣商偶跌兩卷且以無祐
間所拓歲魚帖是之比刻字畫甚差肥而極又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
錯該教字為可恨身趙字取愚云丙成在屎庫又以法帖板賢于齊會
族人者偶不記為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旧有板刻絳閣急就張鷹揚題名四帖其刻稱精實

碑家得之往往為名良帖以或人沮被中匠者不喜用單每有研光痕可以證說

澧陽

澧陽泊有發帖石其後散先僅存者石軍數帖而已

昂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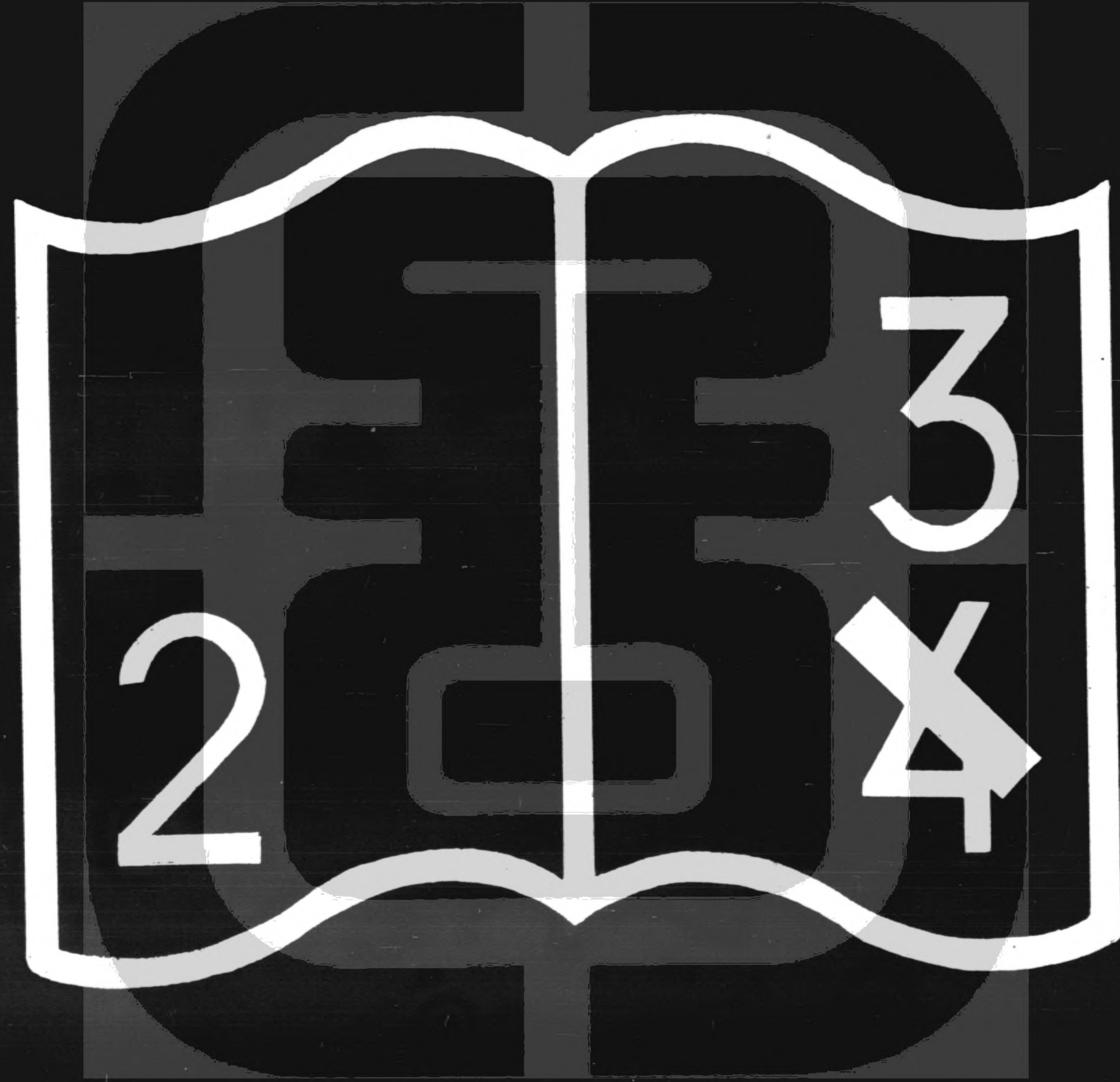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亦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不知處本

豫章士支董良史家又法帖板本教卷與淳化官帖規模相以而筆意差弱
事不逮所見諸本且不知所出姑識于此以俱識者

長沙別本

加建間先師居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文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股
字行高低止與淳化帖同而腕不顯古潭未後有一淳化篆字此石實不



编码错误

卷首应为 73

知所送來近世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古潭帖亦水敵臆斷也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子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所不疑為
點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行
間又增減處既不知所出來敢臆說姑付見于此 序陵甫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子為号後又崇寧五年肖公論鑿客又先伯父太博作邑和
州之倉山得墨帖於丞相克用列公摹利未必先居殿丞繼之始終六年
乃獲成就迄今五十年刻缺大半今續完之以歲于家蓋用潭帖刻也度
元間已損壞二十余段共少三百四十余行

說郭卷第七十二

說郭卷第四十三

刀劍錄

夫刀劍之曰出已矣矣前後王帝莫不涯之但次小事記註者不
堪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煙沒慨然又想遂為記云夏禹子
帝啓在帝十年以房成八年鑄一銅劍真三凡凡可後藏之秦山
復土刻字八宿文又背面 文為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啓子本康在位九年歲在辛卯二月春鑄一銅劍丈人云面長
云尺二寸頭方

孔中在位二十一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山鉄鑄一銅劍銘昌夾
古文篆篆善四尺一寸

殷太甲位三十二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先古文篆書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乙未歲次午戌鑄一劍長三尺銘曰照瞻古文篆書周昭王瑕在位五十年以乙未歲次佳年鑄五劍名投五岳名曰鎮岳嵩方古文篆書書長五尺

簡土夷任位五年以元年歲次癸酉鑄一劍長三尺名曰驤大篆書秦昭王稷在位五十二年以元年歲次丙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誠大篆書太始王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標北低銅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思埋在阿房宮閣下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

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鉄劍長三尺銘曰亦霄大篆書之貴常服之此即斬蛇劍也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元初十六年歲次庚午鑄二劍長三尺寸銘曰神龜多刻龜刑以應天橫之兆帝崩命入玄武營

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初五年歲次乙巳鑄八劍長三尺寸銘曰八眼小篆書嵩恒霍華太山五岳皆埋之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本始四年鑄二劍長三尺寸曰毛曰貴以足下毛故為文皆小篆書

平帝衍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歲次辛酉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服之
大篆書

王莽在偽位二十七年以建國五年歲次庚午造威年及神劍皆練五色石為之者曰神房萬里伏小篆此長三尺六寸

更始劉聖公在偽位二年自造一劍名曰更國小篆書
後漢光武秀在位三十二年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羈
小篆書帝常服之

明帝莊在位十八年以永平元年歲次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刑况之於洛水
清時常有見之者

章帝坦在位十三年以建初八年鑄金劍令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恠
弘景樓水經云伊水有物如人膝頭有底人俗輒沒不復出

安帝祐在位十九年以元初六年鑄一劍藏娥眉山疑山王在也順

順帝保在位九十年以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寸名曰安漢小篆書後
改年號

靈帝寵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寧三年鑄四劍文曰中興一劍無故自失並小
篆書

魏武帝曹操以建康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名
曰孟得王常服之

齊王芳以正始六年鑄一劍常服之無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後有禪代
之事兆始於此尋為司馬氏所廢

蜀主列備以章武元年歲次辛丑採金中山鉄鑄八劍各長三尺
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一與曹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
羽與張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皆作風角也所有令稱原造刀五
萬口皆連環及兩口列七十二練柄中通文廉有二字房子容曰唐

人尚書即於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為陳平帥李帥右判官因
理第掘得一劍上有章五字方古博物亞張茂先亦曰蜀相諸葛
亮所佩劍也及故名師古為奏請為武帝為孟蜀主八劍之一也
後主禪延二年造一大劍長丈二尺鎮劍口山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
不獲吳王孫權以黃五年採武昌銅鉄作千口刀各長三尺九寸
刀頭方皆是南銅越炭作之文曰大吳小篆書又赤烏年中有人得
淮陽候韓信劍帝以賜周瑜

孫亮以見其二年鑄一劍文曰流光小篆書

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劍皇帝吳王小篆書

晉帝武司馬炎以咸寧元年造八口劍名曰司馬

懷帝熾以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名曰步光小篆書

成帝衍以咸和元年造十二口劍名曰吳國

穆帝聃以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劍名曰五方單符篆書

孝武帝劉裕以永初九年鑄一劍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長四尺後入

於梁少帝義符以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後廢帝星以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名曰永昌篆書

順帝淮以昇明元年掘得一刀名曰上血其刀然一室帝奇之至

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不得懼死用以弑帝果如名故之凶

其徵光見矣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名曰定業長五尺篆書

白刺之

明帝高以建武二年造一刀名曰朝元四尺小篆書
果武帝蕭行以天監二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子命弘景
造神劔十二口用金銀銅錫鉄五色合為之長短各依劔術法文
曰服之者永治四方並小隸書

諸小国刀劔摠在此

前趙刘渊以元熙二年造一刀長三丈九寸文曰威賊隸書後趙石
勒以建平元年造一刀用百金工用万人頭去長三丈寸名曰建平隸
書勒未貴時耕地得一刀名曰石氏者也其官篆書
石毓以建武十四年方一刀長五尺名曰皇帝石氏隸書
後蜀刘雄以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滕馬隸書

前涼張寔造刀百口無故刀盡失之曰羈

魏昭成帝拓拔健国元年於赤浩城鑄刺刀十口金鏤赤治字

道武帝琰以登国元年於嵩河鑄一劔名曰鎮山隸書

明元帝嗣以太常元年造一劔長四尺銘背曰太常至真君元年
有道士繼天師曰為帝造一劔長三尺寸隸書因改元

真君

宣武帝格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一刀文曰白鹿隸書

前秦苻堅以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工銘曰神術隸書

前燕慕容垂以見興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椎一雌隸書若別近之
則鳴後秦姚長以建初元年造一刀銘曰中山長尺七寸隸書西

秦乞伏國仁以建義年造一刀銘曰建義隸書

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將鍊赤朱山鉄馬刀銘曰新亭侯蜀
大將也後被范強殺強將此刀入於吳

諸葛亮定黔中從石青祠過遂抽刀刺山投刀不拔而去行真惻
黃忠漢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於血於漢中擊夏侯軍曰手中雷數

魏將刀

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六一會死帳下王伯昇曰後漢方遂飛
水中

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立碑之掘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余乃常有氣淒々
然時人以為神物

董卓火時耕也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氣作山雲文斷玉如泥及卓貴
亦五官印將蔡邕之日此項羽之刀也

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受一宝刀及覓果在卧所銘曰思召紹
解之曰召紹字也

彭為於天太原得一刀文曰宜於將後遂為將軍及再蜀將戰賊
失此刀王双曾與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傳之者貴因不見双後
佩之為魏將後與曾真一刀模也

荊州記

緣城堤邊悉植細柳綠條散風清除六陌

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鴈飛者羽

至此即異唯一迅稍下每鳥飛建則矯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多鳥塞
武陵武陽縣有石帆山若數百幅帆

宜都西陵峽中有黃山江端行迴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
曰朝發黃牛三日三暮黃牛如故

巴東有新柱孤高三丈大十圍傳云是公孫述樓柱破之血山枯而不朽

鄴中記

石李翫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善薄打紙金如蟬翼其面彩盈列仙
奇鳥異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純其際雖掩益而彩色明
徹看之知謂手取故取名莫難也李翫出以前挾乘輿

石勒韓胡之物加改名之胡餅曰麻餅胡荽曰香荽胡豆曰圈豆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

成都古今記

趙抃

張化樓高百丈初張化築城雖因神龜然亦順江山之形以城勢稍偏
故作此樓以定南化

海棠樓李回所建以會僚佐議事裴君但為知

望妃樓在子城西北隅亦明西樓開明以妃暮在武擔山為此樓以望之紅樓
先生所建絲繪華侈初穎川人華洪隨先主人蜀賜姓三名宗侃至是造
紅樓城中人相率未觀曰看益樓先生以為庶華洪之識乃誅之錦樓在
龜城之前臨大江下瞰井邑眺雪嶺東徃長松白敏中嘗賦詩於其上
記云路岩所建非也岩在敏中之後蜀宗正以卿孟德崇當廟行

事携妓而往夢老人責之叱令開喉大書九十字竟而告人曰九十者
賜我壽也封堧戲之曰九十字乃行書卒字不旬中日果卒
蜀聖壽字僧夢安好益山水須一季以未方執一扇收得其筆謂
之聖寶五生聞藥言凶吉無不中者常遊樂市聞五門奏樂
不知涕之無從密告人曰嚮淳化中甲午年方罹難今茲樂声又
將有甲午之變至明甲正月人切叛

益之為言阨也言其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从名焉

廣異記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忽見一白物良正打之
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西所問太歲何向

故受此屈辱不讎言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奈之何豈明夫所在

乾元中張守一為大里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
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友也無以報德倘功身求或能致耳俄有
詔賜酺城中從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筆前思問曰能
為我致否鬼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十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傾而
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思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因再款昵情愛甚切至
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守一私女家云女郎卒中若不識人七日而醒

劉孝為父為湖州刺史有下僚於良坑得一龜長尺許賦孝回父郡官
必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騎馬送歸却
至坑所後孝回父已孝回為房州司士之官屬山川溢平地

盡設一家惶懼我有大龜引路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千
余地得見水碓其父夢回夢龜日昔在銀坑家先使君之
惠故此祝息

辰州有人射猪遂入石室見老翁問何故射吾猪对以傷
禾翁即呼一童責之曰不謹門令猪出猪射者問人童子曰
此何上翁使為諸仙講義我即王弼受易未適遂法

守門

有神絳於鄭絳家迎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覓
舟中兩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賜谷謾錄

玄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讓如捧璧
擊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以藝葉用備士大夫
採拾莫大名目不一有所謂身边人本事人供過人
針線人堂前人刷鞋人拆洗人聚童其童厨好
芽級截手不系執中厨外為下色然非極富貴
家不可用余以保佑丁巳暮閏寓江陵嘗聞時官
中有奉似其族人署厨娘事首末甚悉謾申之
以癸亦笑其傍人名某者奪身寒素已歷二
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祝
居里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

留某官慶晚膳出京都厨外調羹極可口適
有便介而京謾作丞受人書祝以物色肯不脣較
未已亟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余近
面自府第有客藝能算能書但夕遣以詣直
不旬月果至初憇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
未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指靈叙慶新即日伏
事左右未乞以回轎接取庶成棟面辭甚
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回之破顏
及入門容至猶雅紅裙翠裙參視左右乃退守
大過所望少選親朋背議奉盃為賀厨外亦遽

致使厨之請守曰未可展令明日且具常食五盃五分厨外詩套品
菜品資次守書以示之食留第一為羊頭簞菜品第一為葱齋余皆
易辦者厨家諸奉旨數筆硯具物料為羊頭金五分各用羊頭十葱
菲五碟合用葱五斤它稱是守因疑其忘然未欲遽尔亦檢鄰姑
從之而密覘其所用器但厨婦告物料者厨外發行奩取錫鈔盃
勺陽盤之屬全小牌先捧以行燿燦耀目皆白金以謂大約山
該五十七兩至加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現噴厨外更圓襖圍裙
銀索繫腰掉臂而入劇坐胡床徐其切株批肉價熟調理真
有蓮近城風之勢其治羊頭也鹿置凡上劇留驗肉余悉鄭之
地中問其故厨外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中為拾願它所厨

外笑曰若輩真狗子曰衆難怒無怒無語以答其治葱韭也
取葱徹微過湯弗悉去豎葉視碟之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從其
外數童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醃浸墳余嘗置了不惜
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洵楚細膩難以尺其形容食者奉筋無羸
余相雇稱好既徹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曰試厨中幸頭意照例文高
守方遲難厨娘曰豈非待檢例助探囊取數幅紙之呈曰是你在
謀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千勝
數足家娶或至二百千足無虛拘者守破堅免強私切懷嘆曰吾
輩事力單薄此苛筵宴不宜常奉此苛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記
以它事善遣以还其可笑如此齊人飢黔敖為食於路以餓者而食之有餓

者蒙袂輯屨質然未黔敖左奉石右執飲白嘆未食楊真其目而視之曰予唯
不食嗟未之食以致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且以文意言之楊其目而之終不食而
死其上皆常有餓者二字從而謝焉其上皆有黔敖二字檀弓之者如汝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猪為十二相屬前輩俱
未有明所以取象者余曩見日家瓊公選云 子寅辰午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

所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
屬之偶數以為名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雞四爪猪四爪其說極有理必有所
據惜不及詳問之抑已下世久矣不敢掩其善遂筆于秋

世俗為善請者多拆字為謎然無議理處極多不足稱傳說景記同僚胡推坐問奉
檢字謎一人立三人坐乃人小兩人大其中更三口於予如何過恐必所有非一

時所能撰其正大明白真善諳者而有益者其時可助談話而已故筆之也

友人張堂宗召以片帑錄示奇竹事云同邑安福西佛地名下庄有園俊叔者嘗得十二時竹一根子某州植之家庭以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久不自簞反背矣又多悴憔悴不竹故歷十有餘年竹者總之三竹統節並子生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凡十二字点不可數余其布請日造化生物之妙一至於夫前事固未到見聞也頃君轉不見一枝遺余丈策廣日、摩娑時、驚省是亦前人惜寸陰分陰之義雖然余愛亦固亦愛奇未必周之能割愛不也宗召周固愛其然分以遺愛奇者是為真愛奇然分以遺愛奇者是為真愛奇者也吾必有以復命而必吾言之妄矣道字有數義非先王之法不敢道此類通為說何莫由斯道也此類

訓道為導前乘之因此類訓導為始可誰非道也此類訓道為以今俗語指言員衝位為

一道宮御衣服領祿為一道領祿大槩以道訓路至於官司符引據牒曰几道士時

又義策亦曰几道則未詳訓義

無名公傳

邵雍

無名公生子翼方長於冀方求與豫方終與方年十歲求里于李人之情已之津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李于古人遂及古人一作今之情也之津十去其七八矣年求求李于天地遂及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津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仰向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與自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向于國人曰斯人不要與人交安得舟之泛槩而國人且其阻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而器安得謂之阻既而四方之人又疑資質之子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舟同者又考文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之因焉為名亡天無名者不可得

而聞也它物有利則可器可器則可名然則斯人無休乎曰有陳而無
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如無必者也天有迹迹者斯可得而動也無心無者
迹無鬼神不可得而動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動
不由乎成更有乎誰能造苟物有天地也唯造天地者大極也夫者其可得而名守可得
不動乎故強名之曰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晉自為之贊曰惜尔面見假尔刑骸夫
也余段大極謂開往問來告之以修福对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裨灾对曰未嘗妄奪故
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之曰中孝起信字須禱無妄生夫易
根信喜飲酒嘗合之曰太和場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喜
敬配飲未微配口先吟噉吟是遊其歌造歌不足無可奈何詞復之空謂之安得果高不來
過美惟求冬襖夏涼遇有垂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子有室子斗布被暖余秋坐爽

飽後氣故宵中克塞宙宇其南人交頌賊必冷終身無懷
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
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令故其詩曰風月
懷性江湖性氣急思其舉翔而後至無憑無富無貴得無
迎無拘無心聞人之傍未嘗怒聞人之謗未嘗喜聞人言
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放其
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
愿如貢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求于人之
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之
歸春之腴肺朝庭受之亦官不強免亦不強起免有二子教

子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是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亾上奇事
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謏訪士出戶庭直遊天
地家素如口未嘗不到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
心無妄思足無走人無妄交物無妄交炎之談文甘處其陋
綽言之無出其有義軒之書未嘗去乎堯舜之談未嘗离口當
中和天同樂易友交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淑平不為不
偶柴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文行乎

書袂墨藪

卷一

常讀

鍾孫教其子曰學書須精思吾學三十年坐則益地引則益被
穿見万類皆儗象之乃臻如

草書須暖前連後字有点者自竟乃安點隸書大急則墨
不入紙隸有擊石波八分書有隹尾波最為難行

點欲堅重如鉄鈎欲活而有力如銀

張長史曰褚河論書用筆當如印泥益沙始不誤後於江岸見沙
地平淨似錐益字眉好可愛始信長史之言貴臧鋒也

梁武帝詳羊欣書如本家婢為夫人舉止修澁終不似貢褚
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閨

虞世南書体段憂媚牽止不亢能中更能妙中更妙

筆陣圖之水硯者城池也紙者陣也筆刀稍也墨者甲兵也心意者將軍繕寫者謀
畧也

鍾繇弟子宋翼肩盃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奴作一點如高峯
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敢從如驚入蛇草

晉祭比邱支義之書已而欲改易命工削云墨皆入木七分者哉
王逸少云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剡阜松煙又云字有肉微骨者謂
之墨猪張芝書謂之亞聖張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

南楚新聞

蔚遲樞

節昭諱經巢賊之亂流寓道途往絕糧一遇旧識銀工邀呂縉飲
食甚豐以討謝之曰一椽檀根數十皴盤中猶更有紅醜早知
文字辛苦悔不當初奉決銀

荆南孫儒之亂斗未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一合謂之

通腸米言飢不可食化物惟煎米飲之可以稍通腸胃文德中
趙滔尹平陸有人馬入逸孔子廟觸倒十哲塑象坐鍾將孫揮走
扞曰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向个李賓司空初名虬將赴奉費
名上添一盃成虱字及瘡曰虱者蟻也及改名果登科

百粵人以蝦蟇為上味先為釜中置小芋俟湯沸殺蝦蟇皆炮芋
而孰謂之抱芋美又云疥皮者最佳切不可脫去錦襖子

秘賦詩機楊國忠云青之東門柳歲宴心焦碎國忠訢之明皇賦柳者
譏卿眠李者為譏朕可乎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言於衆曰大孫乃儋耳
龍懼賊乎肅宗在靈武將鑄印後兵又曰六合大同印

泌謂肅宗曰臣絕立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師但枕天子膝一覓使司奏有客星犯帝座一犯天文足矣

肅宗既還京師泌辭云臣有五不可住臣遇太早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切太高而跡太奇力辭覓去

皇孫奏節王好諸初煮茶加梳椒之類求詩必戲云旋味翻成碧玉池天酥散去疏禽狼王即德宗

泌得請乃於衡岳隱居即所居營見舍宇号端居室

泌辭較身輕能行屏風每道引骨即珊然有声謂之鐮子骨代宗欲相泌原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當召以銀為信忽陰銀青泌之載必敗已且召矣未幾果然 湘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

觀以為祥瑞 德宗以播遷為天命泌曰天子造命不可害命

泌謂盧杞小心乃姦臣之態 泌請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人家以青囊成百谷果災更相饋遺務極新巧宮中亦然謂之餼生子 泌未相時宿

內院阿足師旦起竊必鞋送帝所帝即送泌曰鞋者諧也當為襦鞋事諧也

泌少為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意吾有無不然絕立叔天衢不然鳴珂遊得帝安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泌兒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董篋上行有異人見泌云此兒十五必昇天毋惡之聞空中異者作蒜瀟潑之態其飛升也

談賓錄

此兩前談壘內不同

錢文加甲跡者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此四字及書歐陽詢所為也初進樣后指甲痕田詩之 羅隱下第詩云名慙揆苑花一

枝綠繪億私江滿 紅惟應鮑叔深糧我他日滿帆百尺風

唐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晉武王時達國歸周史集為王會篇今卉服

鳥章備集蠻郵宜畚其事貽于後命閔立本益之莫不尺該毫米

備得精神

此章同出在談量

晉以來顧長康張孫陸探微是為三袖

許胤宗名醫或謂向不自書對曰醫者意也脉之深趣不可言傳

紀文譚

唐潘遠

元曰酬和千篇元守折東白木蘇臺置驛遞詩同及云有曰同賞

無杯不共持其句暗合 京師名倡曰嬌陳如婆藝俱美陸州尹一

見求納焉陳如曰得錦帳三十里乃可善戲之也翌日載錦數十車

張之陳如天驚乃而前約

明王南貴妃

彩戰將唯重四可解連叱之果重四上悅令賜緋國之不易

南朝姥善作筆以胎髮作者尤佳又有筆工名鉄頭能坐管如玉古莫傳其法

于頔在海南日一夜方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徧領南悉然後有

海客言某日夜海中見大金鱉浮出目光照耀天地如白晝徐復沒驗其白正同方知鱉光

雜說

盧言

有牽子以師授汴師王智每智每曰莫有鷲腿于否

有人於必管上刻從軍行人馬毛髮皆備云用鼠牙

刻 蜀賓國香煙城樓閣

昭勅有不便於事者塗進之謂之塗滯

李得裕在相位不以顏色假人及南遷或作詩朝之內一聯云內視具僚亦也

著氣吞同刻削寒温

翰林李士賜食有物若卑羅大而味美謂之諸王修事

真誥

陶弘景

萼緣華自言是南山人以叔平三月十日降羊權家緣華詩賜權云所期
豈朝霞歲暮予子 九華朝妃安鬱殞字灵蕭云服者身之鏡耳者体
之鑄妾有磨鏡之石决牖之術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妾有面
童之經還白之法玉媚蘭阿母弟十三女為林夫人

炎策交梨之厨也生君心中為荆棘相雅故二樹未可見觀香王子
喬妹名眉壽光香之兄 青銅大君云欲植滅度根當拔生死栽
王夫人所謂長史火棗交梨我當每中山許道士馬人間許長史玉
斧者長史之子名也 仙人有玉佩金當以登太極有八景之輿以遊上
行青畧日有九芒月有十正方諸臣有服日月芒法為道當如射

前直往顧不乃能倖造棚架含真臺處士之得道者居之

蕭閑堂童男之得道者居之 露者金石之盈氣山澤者水火之精

葉女真張儼子服霧得仙 重思艷都稱名也以供仙官食

素同許長史女名 萼錄華降羊權遺金條脫

說郭弟卷七十三 說郭卷弟七十四

大中遺事

二卷

令狐澄

軒轅先生君羅郭山仙宗召入禁中能以相行葉滿手按之患成哉先生又
能教法其踞用氣改其受一條直如桓 唐宮中以診脉為對脉

輩暉詩有太康字宣中曰太康失邦可以比我宰勢奏晋平吾改元太康
曰天子須傳覽然幾錯罪暉由是耽味經史夜觀書不休宮中竊目上為老博士

新羅國記其國王侯族謂之第一骨余貴族謂之第二骨
國為唐建此寺故以名望德寺兩塔相對高十三層勿震動開闔如欲輕者
數四其年安祿山亂疑其應也 擇貴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釋之名花留人皆尊事之

秦中歲時記

李淖

金吾伏燬前引百司皆避 爾雅云即封牛也此獸善低觸胡彫其首於竿
上加龍虎節以油囊盛之而行 進士香圓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後人為探
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花使皆被罰 二月曲江菜採士民遊觀極盛
太和八年放榜有魚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大適年二十三人梳杖金

節庶准前騎瘦馬范鄴依旧蓋蒲氈 端午前兩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時盛
進士下第當年七月復賦新文求叔解故曰槐花黃奉子忙王繼重陽

應制詩曰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

初東約分書却謂之選文開人名在令史前謂之某家百家狀再判後却
須粘在前謂之吏部四榜 歲除日進讎皆作鬼神狀內老兒其名皆作讎公讎母

芝田錄

丁用晦

序云予有慙鼠獄智味鴉碑 元德秀退居安祿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
十里傳犬兩水長七日不通餒死室中 書舍人芦載為之誅曰誰為府君
犬必啗肉誰為府僚馬必食粟使公 餒死空腹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必構侍郎為兼蔡呼其兄弟三人以糶食之皆上
令孤文公除守兗州境方旱水米價甚高迂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倉
問訖屈措獨語曰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

救矣左右德之流語達群中富人竟發所為物價方平人心欣然一得稔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吏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尔牛在價相公帽筒中吏迎公道訖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按作對曰尔牛在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槐巢中吏往探下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鋏必以魚者取其暝日守夜之義桓玄於江州造盤龍齋後刘毅為刺史居之小字盤竟

牛竒章師雍楊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銜子數筆潛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别公縱送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御子服貼云杜書已平善乃太感服魏武帝迁献帝於武昌有小李色黃大如含桃帝常食至今號為御小李陶真白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牲飛騰如二青蛇李德裕取惠山泉自常州至京置帝號水通

江南祿 卷

霓裳羽衣典字兵具之後絕無傳者江南周后按普尋之不得其止為韓熙載居戚家山常有蒼龍頭挈水圖貨於韓弟即吳淮王筆跡也韓愛而

不受為隣家所得翌日縛為服忽見釜中浪湧雲蒸有二物若獼狀穿屋而去里人咸集謂之延火相將撲滅及視之惟煙務而已韓甚追惜復異其事 彭李者世於義門陳氏之孺喪夫明已久有子一人常問陳之子弟言舜至孝子為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可旬日又自忽明朗

辨感論 謝庭方

死生 癘疫 鬼神 祭祀 淫祀
妖恠 巫覡 卜筮 治喪 擇葬

相法

祿命

方位

時日

異端

克淫

佛氏

神仙

方士

論語曰死生有命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子曰亡之命矣夫
斯也而有疾也斯入也而有斯疾也 孟子曰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豈故之命者不立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荀子曰相命也定鬼神不移

予在長吳芝間每見邑里之人歲時蒸嘗皆非然時飲而已至於山
川鬼神妄言徼福動輒致天牲以祀亨之問之則曰名山川祀所當祭
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礼莫大於分今之一夫之微而欲僭王侯公卿之祭
其越分踰礼為何如哉若是者獲淚於鬼神幸也沉求福乎故愚采摛

前言独詳於上下之分登告不同以破不知者惑若夫邊豆之事則不
錄天子祭天地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土祭其先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
法施於民則祭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畜則祀之能
捍大患則祀之 祭不欲數則煩之則不敬祭不欲慌則急則忘

淫祀之說經有明訓有常慮愚俗惑上未足為怪至率士大夫亦從而
惑之斯可恠矣余自先人沒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故也
天厯中大疫由毋氏以及同產皆通霍務求醫藥不事祈禱虎而
病者俱瘥予則無恙時鄰里從淫祀者適多斃于疫或以是頗嗟
異之觀此亦可見淫祀之不信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誦也
礼記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孔子不語怪力亂巫之事乃力言之何也誠以俚俗相煽邪風盛行不得不辨之者或可少祛其惑矣

鄭厲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忘其氣談以取之妖由人與人無寡言妖不自作人弃常自妖異故有妖王沂公作郡特說言有恠物夜飛下食十兒者遠近相恐未昏則捷戶滅燭匿童稚以薰紙薰爐置門用為厭勝公聞之戒徽迹之更悉令屏去有違先倡者捕而重答逐出於境民情遂安妖訛乃止

予蚤歲見巫者為親戚祀人止鄙俚之祠徽漫漶之福輒差報去之既長即拒絕其人雖見亦不為礼乎問閭君知旤信而用之因君足責若大夫士亦信且惑焉無能愧乎苟欲正風俗息妖妄擯巫者不用

其在士大夫家始耳

西門豹為鄰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奴豹曰至時幸未告吾及告豹往會河上見巫女數十人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奴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為板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嫗投之河中頃曰何父也弟子趣水父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曰為入曰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欲使廷掾等人趣之皆扣頭流血乃免自是復不言河伯娶奴 范氏曰夫感鬼神聽巫覡者匹夫之愚也

卜筮之說尚矣予但嫉夫今之卜筮者誣枉首端毋古相戾無是取信如占疾苟能斷其安危決其吉凶可也今也必曰神禍之鬼宗之禱則生否則死于何其卦兆之間灼見鬼神如是耶它妖妄大率敬此予之所

以不信者此也非謂無著龜之靈也歷得記迷見聞集此徧每先者
書曰朕忘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吉

禮記曰人無恒不可以為卜筮

卜筮者先聖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疑定猶豫也
假如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左傳曰以決疑不疑何卜

荀子曰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其非事焉得求也以文之也
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
通受其身之達否而已意亦惑矣

喪祭之廢久矣今流俗之弊有二而廢尤甚其一鋪張祭儀務為觀
美甚者破家蕩產以侈馨示器玩之威視其親之棺擲衣衾及若余事

也其二廣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經旬踰月以極齋修布施之盛顧其
身之衰麻哭誦及若虛文也斯二者非害利之甚者乎然而祭之之設
唯有力者能之若浮屠之事習以成俗無有貧富貴賤之間不則人爭
非之殊不知被浮屠之有識者猶以其事為耻可不語哉子游曰喪至乎
而止今也苟未能繼古禮必先去此二者之弊以盡夫哀痛慘怛之實
則禮雖不足亦可以弗畔於道

王游問喪具夫子曰称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要乎齊夫子曰無禮
苟無欵手足刑還塋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擇地以塋其親亦古者教子慈孫之用心也但後是惑於風水之說徃
多為身謀使其親骨肉不得以時歸土又取若不擇之愈也人今爭首

迷前輩端確之論以破漏信者之惑後以考亭西山之言折衷之
相形之術近世或精有之者然致遠恐泥君子不為愚嘗聖賢亦自
有觀人之法人將不察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
而瘦哉孟子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育中正則眸子瞭言旬月中不正則
眸子眊而聽其言也觀眸子人而瘦哉聖賢觀之如此而矣若夫死
生禍福又其顏教間所能盡耶許負之書吾未之孝乃所願則孝孔孟
昔之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生命禍福亦間有奇中者矣
論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言若今況一售其術者尤不足信之命
君子何以惑為愚嘗未聖賢之人知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
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果載投於衛孟子曰死矣哉盆

成括未幾見殺於齊蓋由也行一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有足教其軀之理雖當時之有獲免聖賢之言
猶信也然則孝者亦當之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惑臆何足信哉
方位細事也然庸巫謬卜從而神之禁忌百端祈禳無已甚者
毀担撤屋有不能一朝居者其為害亦豈小哉爰述所聞以誘
愚俗夫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順陰之理初不以死
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凶吉而使人相為
擇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舉一物如天下之物
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已夫時日者何是泥哉者為
古之為異端邪說也衆矣若老莊仙佛之流自秦漢以來惑世

尤甚故舉此而詳其說餘不盡述也先正有言曰邪說害政人
得而攻之不必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立
於此亦法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考第不立矣為長生
甚矣人之無厭也

楊子曰老子之言道得無為取有耳及推提說卜仁義絕滅禮
樂吾無取焉耳又曰莊周不卑寡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
之孫其如急或問莊周有取乎曰少欲至周岡君臣之義雖鄰不
覲也

至元問方四請煉大丹世視勅中書供給所需平事政事庶希
憲奏日前世人多主為方士誑惑堯舜假受不灵於大丹也上
白然欲之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
豈欲佚李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近則冒但犯
荆棘而已

或者曰佛之意并欲引人為善豈不由助於立而闕何之深則應
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鬼乎善乎

大事記三子

呂祖謙號東來

歲目

上章君灘一

周敬王三十九年

魯哀公將四十年

齊簡公在四年

晉定公午三十一年

秦悼公十年

楚惠王章八年

宋景公頭曼三十年

衛出公輒十八年

陳湣公越二十一年

蔡成侯朔十年

鄭公勝二十年

燕獻公十二年

吳王夫差十五年

關逢困敦

周敬王四十三年

魯哀公十八年

齊平公斂駕四年

晉定公三十五年

秦悼公十四年

楚惠王十二年

宋景公四十年

衛侯起元年

陳湣公二十五年

蔡成侯十四年

鄭王公二十四年

燕獻公十六年

吳王十九年

上章泥灘二

周盛例王五年

魯元公如十年

齊宣王就匡三十五年

晉幽公栒十七年

秦零公四年

芝簡王仲十一年

宋昭公得四十八年

衛懷公疊五年

鄭繻公駱二年

燕湣公十三年

闕逢困敦

周威烈王九年

魯元公十四年

齊先公三十九年

晉烈公止三年

秦灵公八年

楚簡公十五年

宋照公五十二年

衛懷公九年

鄭繻公六年

燕湣公十七年

上章泥灘三

周顯王八年

秦孝公元年

韓一侯十二年

魏惠王罃十年

趙成侯種十四年

齊威王困齊十年

楚宣王良夫九年

燕文公元年

宋公剔成九年

魯共公奮十六年

衛成侯速元年

闕逢困敦

周顯王十二年

秦孝公五年

韓昭侯二年

魏惠王十四年

趙成侯十八年

齊威王二十二年

楚宣王十三年

燕文公伍年

宋公剔成十三年

魚日共公二十年

衛成侯五年

上章涪灘四

周赧王十四年

秦昭王稷六年

韓襄王倉十二年

魏襄王十七年

趙五灵王二十五年

齊閔王地十三年

楚懷王魏二十八年

燕昭平十一年

宋君偃二十八年

魯平王旅六十年

衛嗣王二十四年

闕逢困敦

秦始皇王六年

韓桓惠王三年

閔王魏景增二年

趙悼襄王

齊王建二十四年

楚考烈王

燕王喜十四年

衛元君

闕逢困敦

秦始皇十年

韓王安二年

魏景閔王六年

趙悼襄王八年

齊王建二十八年

芝幽王悍元年

燕王喜十八年

衛元君十五年

上章涪灘六

漢高后呂氏七年

闕逢困敦

漢文帝前三年

上章泥灘七

漢帝元狩二年

上章泥灘八

漢宣帝神爵二年

闕逢困敦

漢宣帝五鳳二年

上章泥灘九

漢哀帝元壽二年

闕逢困敦

漢平帝元始四年

上章泥灘十

漢平帝永平三年

闕逢困敦

漢明帝永平七年

上章泥灘十一

漢安帝永寧元年

闕逢困敦

漢安帝延光三年

上章泥灘十二

漢灵帝光和三年

關逢困敦

漢灵帝中平元年

上章泥灘十三

漢安樂思公處熙三年 魏邵陵厲公曹芳正始元年

吳大孫權赤烏三年

關逢困敦

漢安樂思公延熙七年 魏邵陵厲公正始五年

吳太帝赤烏七年

上章泥灘十四

晉惠帝永康元年

關逢困敦

晉惠帝永興元年 漢光文帝劉滿元熙元年

蜀武帝李雄建興元年

上章泥灘十五

晉穆帝叔平四年 秦宣昭帝苻堅甘露元年

燕幽帝慕容暉建熙元年 魏昭成帝拓跋珪二十二年

關逢困敦

晉哀帝吳寧二年 秦宣昭帝甘露六年

燕幽帝建熙五年 魏昭成帝建國二十七年

上章泥灘十六

宋武帝刘俗永初元年

魏明元帝嗣太帝五年

西秦乞伏熾盤建弘元年

夏赦連勃真興二年

燕馮跋太平十二年

涼沮渠蒙遜玄始元年

闕逢困敦

朱文帝義隆元嘉元年

魏太帝肅始光元年

西秦乞伏熾盤建弘六年

涼沮渠蒙遜去始十三年

上章泥灘十七

齊高帝蕭道成建元元年

魏孝文帝寵大和四年

闕逢困敦

齊武永明二年

魏孝文帝太和八年

上章泥灘十八

梁武帝衍大同六年

西魏文帝元寶矩大統六年

東魏孝靜帝元善見吳和二年

闕逢困敦

梁武帝大同十年

西魏文帝大統十年

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

上章泥灘十九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闕逢困敦

隋文帝仁壽四年

上章泥灘二十

高高宗顯慶五年

闕逢困敦

唐高宗麟德元年

上章泥灘二十一

唐玄宗開元八年

闕逢困敦

唐元宗開元十二年

上章泥灘二十二

唐得宗建中元年

闕逢困敦

唐德宗吳化元年

上章泥灘二十三

唐文宗開成五年

闕逢困敦

唐武宗會昌四年

上章泥灘二十四

唐昭宗克北三年

闕逢困敦

唐昭宗天祐元年

屠維協洽

周世宗顯德六年 南漢思救侯劉鋹大空元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三年 北洋劉丞鈞天會三年

凡一千四百四十年

褚氏遺書一卷

褚澄

受刑

本氣

平脈

津潤

分脉

精血

除疾

審微

辨書

問子

男女之合二精交暢陰血先主陽精後衝血間裏精入骨

而男成形矣陽精先入陰後血參精開裏血入居本而女

形成矣陽氣襲面故男子重溺水者必伏陰氣襲背故

女子背重溺水者必仰走獸死者伏仰皆自然陰陽曰

至非男至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父少母老

產女必已毋壯父衰生男必弱之良子首察乎此

補羸

血壯脾補弱男則壯脾也益醜女宜及時而嫁弱男

宜待壯而婚此疾外所務之本不可不察也

天地之氣周於一年人身之氣周於百人身陽氣

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脈左手指左肩左腦橫

過右肩右臂手足脇足則又子中矣陰氣以午中

手心通右臂右臂月橫過左臂左臂有脇左足外
腎左足右脇則又午中矣陽氣所歷充滿周流
陰氣生不過胎下遺趾二氣之行晝夜不息
中外必遍一為痰積壅塞則病疾生焉證
醫國候統之絕浩繁詳其本源疾積虛耳或
疾聚二或積留中過氣之流難於流傳則
上氣逆上下氣替討下臟腑失常形骸受害
暨乎氣本衰弱運轉難遲或有不周血一偏
滯風溫寒暑采開龍衣之所生疾疾與疾積同
凡人之生熟而汗產而易二便順利則氣之通也

陽虛不能運陰氣無陰氣以清其陽其陽獨
治而為熱陰虛不能運陽氣無陽氣以和其
陰則陰獨治而為厥脾以養是肺以通氣腎
以役氣凡臟有五肝獨不勻在時為春在
不養不通不泄不役而氣常生心虛則氣入而為
蕩肺虛則氣入而為喘肝虛則氣入而目昏
腎虛則氣入而腰疼四虛氣入脾獨不勻受
食不化氣時日微安能有微以入其虛嗚呼茲
謂氣之名理欬脈分兩手分三部隔寸盡者命之曰
關云肘度尺曰天關前一寸為寸左手之寸極上君手之尺

極下男子賜下而生上故極下之地君守之天為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末
分元氣渾沉也既受命矣方物滋沆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
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金生水故自左手之才越左手之尺為腎
腎水生木故右手火上之關為肝、木火生故關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身上生
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无命受矣方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
手寸下之關丙脾、土生金故買下之尺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寸右手之寸為腎水
生木故右手寸下為木肺木生火故買下之尺為心男子右手常弱初生微妙之氣也女子真脉
常強心火也非男非女之身成盈之如人閭塲脉應脉動以男子則女
脉順信不察乎此唯多言醫同化五谷故胃為脾府而脉滋脾同氣
通池故大腸為脉府而脉泛肺同主精血故旁光為腎府而脉泛腎

同感交合故小腸為心府而脉泛心同以脉為竅故膽為肝府而脉
泛肝澄生當後世傳其言而已尔初决其秘斧悟後人者非至神
乎体修長者脉疏形侏儒者脉盛肥人而沉如正沉香愈沉瘦
人如浮而正浮者愈浮未独斯理曷愈衆疫表裏多名呼吸定
至抑皆未也止俗並傳茲得畧云尔

天地定位而水位乎中天地通氣蒸達土潤膏滋雲具雨降而
百物生化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為疾伏皮血在下為精從毛竅
出為汗從腸腸出為瀉從瘡曰出為水痰盡死精竭死汗枯死瀉極
死水從瘡口出不止乾即死至於血充目則視明充耳則聰听充四肢則充動強充
肌膚則身色白清則黑去則黃外熱則赤內熱則上蒸喉或下蒸大腸為小

竅喉有竅則咳殺人腸有竅則便血殺人便血猶可止疑血不易醫後
不停 髮必欬血滲人喉愈滲愈欬愈欬愈滲飲溲溺則百不死服
寒涼則百不生血雖陰類運之者其和陽乎耳因鼻口陰尻竅也
双乳外腎閉也齒髮爪甲余也枝指旁趾附也養耳力者常飽養
目力者常順養臂指者常曲神養皮趾者常步履夏臟宜涼
冬臟宜溫背陰肢未雖夏宜涼胸色心火雖冬難熱、作腫而竅塞
血不行而肢廢余有消長無疾痛附有疾痛無生死關有生死疾
痛無消長有消長痛疾生死者完痛而已
飲食五味養髓骨肉血飢膚毛髮男子為陽陽中必有陰之中數八故
一而陽精升二而陽精溢女子為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

故七而陰升三而陰血溢陽精陰精血皆飲食五味之實秀也方其升也智慮
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黑筋弱者強繫其溢也此充身肢體手足耳目
之余雖針養之瀝無有不下凡舟形消父母者以其常於父母之身無不歷也
是以父一能廢 一肢不肖其母目虧則子一目不肖其母然唯鳥北獸無
天癸而成胎者何也鳥獸精血徃來尾間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精則五體有不滿
之處異日何唯狀之疾陰已瘵兒思色以發其精則精不出而敗小便道澀而為淋
精也耗而後竭之則小便道壅瘵愈瘵則愈欬小便愈便則愈瘵女人天發既之
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咸清
而如骨或度而之腫或雖合而男子令男子多則歷枯虛人產乳衆則血枯殺人觀其
精息過半矣 陰疫之道極其候證詢其皆好察致疾之由未觀而人之所

患則勞其病之始終也勞其病矣外病瘡肉上病救下辨病藏之虛實通病藏之母子相其老壯酌其淺深以制其劑而十全上巧至鳥至劑他味為上二味次之多品為下酸通骨其鮮毒苦去熱鹹道下心發沸當驗之藥未驗功戒投大熟既去余勢不宜再藥修而肥者劑豐贏而受藥減用藥如用兵用藥如用將善用兵者車之功善用藥者姜有桂之効而其未智以軍付之用將之道也知其知伎以生付之用醫知道也無治難之疾有不善治之醫醫藥無准代之品有箇善代人民中絕命斷可識矣疾有誤涼而得今證有似是而實非差之毫釐損其壽其命乳栗經三氣篇曰乾痛有時當為獨產余刺變皆為熱諸今皆為節熱則先涼藏冷則先溫血腸疾篇曰乾痛有時當為虫產余刺亦必自痛腫傷寒篇曰傷風時疫溫暑宿痰作

雷作疼傷寒俱類時人多瘡宜防為瘡時人多疹宜防作疹春瘟下疫內證先出中濕中暑試以谷木殺之發散劑土汗下俱此至證号宿痰失導必後廢嗟呼病有微而殺人勢有重而易治精微區別天下之良二哉

尹彥成問曰五運六氣是耶非耶曰大撓作甲子歲冬至於甲子月相為甲子日夜半為甲子時伏歲月日時積十百千方一亦有條而不紊色配以立以五方皆人所為也歲月日時甲子乙丑次及天地五行寒暑風雨倉卒而變人嬰所氣疾作於身氣准欬欺故疾准預定氣非人為故疾准人測推驗多奸極救易誤俞篇弗誤淳華未稽吾未見其乞也曰素問之也成於黃岐運氣之宗起於素問將古聖哲妄邪曰尼父剛經三墳猶廢扁鵲盧出盧醫晉遂多尚有黃岐之醫醫籍乎有說無方由漢

而下方無說說不幸理方不違義維出後事之託名於聖哲也曰然則
諸少不足信耶曰由漢時而後李亦是京書師固知君子之言不求負朽然
於武成之策亦取三言居今之世為古之工亦有道乎曰師友良醫因而言
識變觀省舊典假筮以求魚傳涉知病多診識脈每用連葉則何撰其
建平王妃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子未笄女人御又無子問曰求男有
道乎澄對之曰合男女必備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
四而天笄至必二十而嫁皆用陰陽氣完時而後交合則交而孕之
而育而為子堅杜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以近男也陰氣早泄
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之而不育之而子脆不壽此聖之所無以子
也然初人有所產皆女者有所產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易知人謀易富府
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暮生之男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有子之道也

說郭卷第十四

說郭卷七十五

蘇氏演義一卷

蘇鷓

雖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言曰魚耗水之精能却火災因致其象於今謂之鵠尾
則非也

樓羅幹亦集事之稱也世傳謂姜敬其羅甚非理

乾陵漢書註甚非每陸况之義同

竟鍾不昌不翹奉之兒如鬢盤髮拉搭繡練之類

龜經元啟知竟有神視骨白如銀

觚者李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或云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云操觚進觚牘或以為筆非也班固賦曰觚稜而棲金爵此乃闕角也

談助

不語先生

京師語曰大牢筆小牢口南北東西無處走太牢牛僧孺少年楊虞卿戴覲之行譜云花籬竹將粘苑花籬

譜云鼃之美安自崑崙竹名也黃帝伏怡倫代之非樂負帝竹節為觚功竹可枝為磔不非凡謂之扶老

竹根曰鞭贊寧竹譜云鞭多西竹故諺云東家鍾竹西家理以鞭時分為春二月三月為秋凡百穀皆以始生為春熟成為秋

陸雲笑竹云漢人適吳人設筍問何物曰竹也滯者煮其筍

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昭君村生女皆多其面白居易詩云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瘡癩

唐巢縣令楊日華膳夫經以早頭為天何生

洞徵志

錢希白

太平國吳中李守中為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平生邀中之譜所居居其父曰科連年百二十又見其祖曰宋卿年百九十五諸次見樑上雞窠中有小兒頭下視宋卿曰此吾比代祖也亦語不食不少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也顯得中齊州有人病狂毋歌曰隋陽春人間二月兩和塵陽春踏冬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少女引入宮

殺背紅多不紫州小姑今歌道士曰此正犯天麥毒女即心神小如牌神也
按醫經羅荀治麵毒故曰火無宮即以藥蒸羅荀食其疾遂愈

有術士於晚間出彈子三元色叱令變即化為鷲騰名奴又令變即化亦劍交繫須臾復為腕

亦都之南者余里有周公墓之前石人能為怪人或過之多稱魯枝書或雲押衙

僧辨聰於臺將還京師寺有老僧記以少其題云東京城北梁勃賀符僧

竊啟封視之亡度衆生畢早來荀吏強狂却恐造業復封之乃至今詢訪

不見其人一日於五大河側見小兒逐天猪名勃賀僧問之云屠者趙氏之猪能

引群猪令不乱遂受婆何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授之猪遂時其少又立范僧經之五

臺訪老僧亦化去矣 虞部郎中周得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吉口及夏之如歲兒

出啓為以贊仁得誘之有莊周之壑已空孔緒之車適得人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

厲飛呼仁得父祖名化為大鼠入倉

盧多遜米弟時面極黑有相者告曰此名敗土色貴即明閨復來必多災必遜

歷貴仕面色甚莹將敗教目忽暗黑如故

有人喜食野物族鴉鵲之毛者以油漆之復至窠中至大毛取食之號鴉鵲後其妻產物如其狀

鷄跖集

河面謂雷虎曰玉虎鳴

銀灣許珣詩謂銀河

王宋安居記萍鄉有丑女南天將而出玉丁為突湖上夢浮吹之天竺又次之余為下

南齊丞明中高麗使至冠拒風冠曰古弃之遺蒙

梁夏侯曹妓妾無衣至今隔簾竹牙人為簾為妓衣

二儀錄蕭使鍊雪丹弄玉塗之即今水銀粉

裴晉公有遺以槐瘦者即中庾威在半見之曰此是雌樹

生者公問即中甲對曰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即中便是雌甲辰

此齊策秀才自冒濫者飲墨一州

蕭子良王僧虔書曰佐伯之紙妍妙輝光傳之墨點如漆佐伯名也唐王虔回家居有道
士花移移之云此仙家旌卽花也得處西歷二鎮仙傳十道有道王顏真曰子骨可度世
不宜沉名宦海陸龜蒙曰耕欲深先象之履耘欲就如鳥之啄他訖舜之神惟也

國史補 陸長源以道德為行軍司馬韓愈巡官同事或譏其卑卑相遠愈曰天老老農俱為

士相屬何恆之有

張瑄尚主翰林獨賜玳瑁常誇於同列張瑄曰玳瑁女婿非奉賜李士也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致高遠得宋之間輞川別業山水絕勝今清涼寺是也
維有詩名然好竊取人句如行到水處窮坐看雲起時此英華集中詩也漢

漠水田稻白鷺陰陰憂木轉勤鷓此李嘉祐所作也

明皇至皇馬鬼驛高力士縊貴妃於梨樹下君媪拾得錦襪一隻過容
傳玩每出須百金田此致富

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曰宮室壘日旗幟也曰將志光弼至正號今而精彩皆變
少雀趙公問佳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夫事非將相口所也

豆叅之敗給事中豆申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遂賜死

劉去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元位遽往持金帛以施繼遺其家
屬往祀之翌日復起齋場由是士竟集翰施甚衆乃令將吏籍其物十
日乃閉寺佛汗止矣所得十數万尺以贍軍

貞元中欲取西京道槐為薪別植小者牒渭南尉張造曰邵伯所

懋尚物者除先皇旧遊豈宜破法遂止

邦雲達女王彥憐常有嘗有客來醫設謁雲達亦為說侯曰熱風頗甚客求藥雲達曰藥即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慚而去曰是京師有爭議者云熱風高真公為中書舍人家無制草或問之曰王言不可在於私家悉焚其草王悅為屋塾鎮將軍士犯令杖而枷之百日乃免未百日免者有三我死即免你死即免天子之命即免由是不犯

或問羅郭生於政難易曰簡則易又聞儒術同否對曰直則同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嘉真也夫其言賞也其子弘靖也其婿章也宰相制四方事有堂案案處分百司有賞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黃勅既下有所異同日黃帖

党魯使西番煮茶帳中潘人問之党曰綠炊所

曰我亦之有乃出數品曰此壽春者此飲渚者此斬門者

張旭自言始聞宮主憺夫爭路而得筆法後見公孫大娘舞劍而入妙旭每大醉書亦精或揮筆大叫以頭搥墨中號張顛

韓公始聞徑山以為妖妄及謁之望其狀子亮生教出妻以拜乞號徑山曰功得山後自杭來婦人乞號皆以此號之已哉

馬燧封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懷村燧甚善果敗懷光李載山燕代豪士常呼鷹鷂妓以獵終不肯仕生子樞筠為御史大夫石碣落可現而氣又不其父樞筠生吉甫任相國年多智而柔懦公漸懈了慙長蓋正之矣常甫以石碣黃清人嗜慾其術大行服其業者多暴死其徒皆言山甫毋陶

真白司壇受錄以神其術長慶二年卒余汗江西觀察使王仲舒徧告人曰山南滿死而連相無小異於俗人者

王彥伯自言醫國道將行列四五金煮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翌日各持金帛者諸之無不效者也

宋清賣藥長安市朝官移賫輒賣藥迎送施藥甚廣人有急難傾財濟之歲計所有得利亦百倍長者言有幾者稱宋清

豆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劬群從數宅之資供白麵言麥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數歲月告奴妄言所輸乃常麥諸人皆暴熱

張叅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日讀書不如寫書

于嘗令客獵琴其嫂 晉聽之曰三分中一分琴飛二分琵琶飛全無藥的

博徒語曰強名爭勝謂之撩零假供分書謂囊家十一西乞謂之頭真元中董叔經進博經一卷

南海有颶四面而至測屋技禾每數年作時作則虹蜺謂之颶女

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則伏地中甌人取食之亦有雷各雷墨可為藥用江夏有蚊母鳥夏夜鳴吐蚊於聚蔕間又有類枇杷熟則裂蚊分然而去

銀鹿預峴家童名後仕魯公終其身

韓退之絕登華山絕峯不可反又天慟三華陰令百計取之乃得下

憲宗問趙宗樵曰聞卿在荊州逃場草生何也對曰生則草生不妨逃子往來上為天笑宰相呼曰室老

王冷然上裴權書云拾遺補闕寧有種子僕亦公相一株桃李也

王元景使梁李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泣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蘭于也

青鎖後集

宣宗每宰臣延英奏事四刻龍印怡然曰可以開話矣一刻以未依日整肅每戒宰臣曰長憂卿負朕法不得後相見今孤總謂人曰十年待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感寒亦流汗浹背

憤氏毗陵儒家女無嗣出之憤氏登舟晉詩嚴灌夫覽詩慨然遂每階老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箇間即是孤仇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李筌為幽州刺史嘗夜見東南有異氣明日詢之有牧羊胡婦生子筌曰此假天子也筌客勸殺之筌曰不可此胡雖為必於國為盜古亦有云殺假恐生真矣乃祿山生於漁陽也

曹翰破江南獲樂妓而歸一日遍詢其氏族日具即韓侍郎熙載之女也翰日韓侍郎江南名士翰朝廷嘗以名散許我豈以士君子女為妾乎以極嫁之

金亦鳥窠記

韓偓

渥於照宗朝召入院試孝士試孝士試武文篇萬

邦咸寧賦馬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使制答佛誓國王進貢書批三切臣讓面形表其繳狀云臣才不邁群器不授俗侍價既殊於禱玉旁經有愧於簪金而乃遭遇特清涵濡辱澤我冠振佩已塵象闕之班祇筆和鈔更入金門之召擊于鉢謝捷策紐懸工撫已消涯以榮為懼

亦令列十餘柵圍岐城掘岫挺攻城，大窟曉人盡棄人肉而食昭宗在岐城守茂真不肯為梁和宣諭曰全忠兵未退城內窘急十六宅諸王奏三兩人下世

皆凍餒所致公主夫人等日食粥一食不托一令竭矣連安梁和真誠也
昭宗在鳳翔宴侍臣捕池魚為饌李茂貞曰本畜此魚以候車駕為
臣杯勸帝酒不飲飲李茂貞真奉立印帝熙領坐上皆問其無禮

士林絕實

龍鹽士大夫共知之龍及交有所遺用鹽清之服之治虛敗有益
憚箔之事

謝胡蝶佳句云狂道柳絮有時見飛入梨花處無尋尋古詩三身
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香

鄭解三季方成名自稱解過及弟名皆不出五人故謝啓云瞻天子
之清光累玷有司之優等

水衡記

黃河正月水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四月石麥黃水正月以菴蔓故
以名花蔓水六月水名礬山水七月八月菱花故以民秋苗水九月登高
水十月水落復故道名復槽水十一月水斷後結名蹙凌水

摘錄二卷

韓芳直

按開寶中陳藏器補神農本草書棋類則有朱棋乳棋黃棋
石棋沙棋今水棋所產實其數品且增多其目但名少異耳凡圃
之所植棋比之桐纔十之一二大抵棋之植立甚難灌溉耨治少失時或
歲寒霜雪頻作棋之枝頭始無生意桐則猶故也得非瓊杯玉斝
自昔易闕邠永嘉寧句君疇有詩飛其詩曰只須霜一顆壓尺摘

子奴則黃耳位在陝吉上不待辨而知

真柑

真柑在品類中最貴可診其柯木與花實皆異凡木本多婆婆
葉則纖長茂密濃陰滿地花時韻特情遠違實顆皆圓正膚理如
澤蠟始霜之日一園丁採以獻風味照座擘之則香霧噴人比之木
之識者一見其為真柑矣一名乳柑謂其味之似乳酪溫日色之柑推泥
山為最泥山地不弥一里所產柑其大不也寸圍皮薄而味脉不結辦
食不留滓一顆之核纔一二間有全無者南塘之柑比年尤盛大守燕
賞為秋日威事前太守叅政李公賞柑之詩曰志白鳥衡船過堆
案黃相巽手香侍郎曾公之辭曰滿樹葉繁枝重綴青黃千

百皆佳也

生枝柑

生柑似真柑色青而虜麗刑不負味似石榴微酸雀豹古
今注曰甘實刑如石榴者為壺柑疑此類是鄉人以其耐久留
之枝間俟其味變非常葉而折推之盤紐新美可愛故命名生枝

海紅柑

海紅柑顆極大有及尺以上圍者皮厚而已紅藏之久而味俞甘
本高王三尺有生數十顆者枝重委也亦可愛是柑可以到處今都下堆
積道旁者多此種初因近海故以海紅得名是矣故也

洞庭柑

洞庭柑皮細如味美比之他柑韻稍不及熟最早藏之至未歲之色其春如丹鄉人謂其種自洞山木故以得名東坡洞庭春色賦有田今黃頭之十奴卷震澤而每還翠勻銀甌紫絡青綸物故固唯所用醞釀得宜真足以左騷人之清興耳

朱柑

朱柑類洞庭而大過之色絕焉紅味多酸以刀破之清以鹽始可食園丁云他柑必接朱柑不用接而成然鄉人不甚珍寵之賔客斤不用

金柑

金柑在他柑時小其在者如錢小者如童子色似金肌細理瑩員用可翫敬者不削去金衣若用以漬密尤佳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載其香清

味美署之尊俎問光彩灼爍如金彈光誠珍果也初人都不堪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好食之由是貴重京布

木柑

木柑類洞庭少不得慧耳處理堅頑瓣大而之膏液外彊中乾故得名以木

甜柑

甜柑類洞庭高大過木類必八瓣不待霜而比之他柑加甜柑林木熟之曰是柑最先摘置之席間青黃照人長者先嘗之子弟懷以歸為親友壽焉然是種不多見治圃者植一株二株焉故以少為貴

張子

張子木有刺似木亦木而小永嘉植之蕃不苦話之盛比年始競有

之經霜早黃膚澤可愛狀微有似真柑但員正細實非真柑比之喜
把翫之香氣謫可以熏袖可以筆鮮可以清密真嘉寶也若真柑則無是
二者人自珍之得非瞭然在人耳目者蓋真相之細邪

黃橘

黃橘狀比之柑差小而有香霧多於柑歲兩腸以時則肌充而味柑其
圍守色方青黃時風味尤春過是則香氣少減惟遇黃柑則避舍置
之海紅主枝柑間未知其熟後先名之曰子奴真屈杯也

塌橘

塌橘狀大而編其南枝之向陽者外綠而心甚紅經春味極甘美辦大而
多液其種不常有特橘之以也

包橘

包橘取其纍纍然若包聚之義是橘外薄內盈隔皮脉辦可數有一枝而
生五六顆者懸之可愛然土膏而樹壯者多有之稱也

綿橘

綿橘微小極軟美可愛故以名園中間見三樹結子復布物以罕見為奇此橘是也

沙橘

沙橘取細而其美之稱或曰種之沙洲之上地虛而宜於橘故其味待珍然
邠人稱物之小而其美者必曰沙如沙辰密沙糖之類時方信耳

荔枝橘

荔枝橘多出於楊陽膚理皴密類荔子故以取名橫陽每閏接軫荔

子稱奇身閱黃橘槿美子温故慕而名之有言橘踰淮為枳植物能
變哉疑似之乱名多此類

軟條穿橘

軟條穿橘其幹弱而條遠結實頗大皮色光澤滋味有餘其心著土俟
其婆婆作樹以枝接之為其為橘為多種俱非天地故是橘以自然名
之然十年之計種之以未今之闢圃者不年歲間爬其膚以驗其枯榮
莫其本以計其久能也下於篇

早黃橘

早黃橘著花比結子比其類独早秋始半其心已丹子頭方酸而早黃
橘之微耳已回齒頰矣王右軍帖有曰春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豈是類邪

凍橘

凍橘其顆如常橘之半歲八月為小春枝頭時作細句花既而橘已
黃千林已尽乃始教然水雪中看子甚煩繫春三月始採之亦可愛前輩
詩曰梅柳挽先桃李曉東風是一般比春時不獨詠桃李物理皆然

朱栾

朱栾顆圓實皮麓辨堅味酸惡不可食其大有至尺三四寸圍者橘之
置几案間夕則其臭如蘭是品帝不足珍然作花絕香柳人拾其英祭
香取其枝為種折其皮肉藥取有補於時其詳具見下橘

香員

虛有辨如蓮子穿其中蓋按橘之始以枝其之抄者為之其休惟

終弱不可以犯霜不可以耐久又名為女兒橘

油橘

油橘皮似以油飾之中堅而外里蓋摘之者若粗若油者擘之而不聞其香食之而不可於口是又摘之僕如也

綠橘

綠橘比他柑微小色紺碧可愛不待霜食之味已珍留枝之間色不夙變隆冬採之生意如新橫陽人家有之時不常見也哉

乳橘

乳橘狀似乳橘且極且芳得名又名漳橘其種自漳浦未皮堅穰多味絕酸不為常摘蓋鄉人以其頗魁極時置之客間堪每釘座梨相值

在它日有以乳橘為真柑者特砥砭之似玉也

金橘

金橘生山遙間比金柑更小形色頗類木高不及尺許結實繁多取者至類升肉瓣不可分止一校味不可食惟宜植之欄檻中元種之以鬻於市一名峯橘其真美成詞有霧葉煙梢寒色重攢星低映小珠簾為是橘作

自然橘

自然橘謂以橘子下種待其長歷十年始作花結實味甚美由其本性自然不雜之人為故其味全蓋他柑身橘必以柑淡子香員木仙米葉葉定長之間有刺植之定水乃生其長如衣有及一尺四五寸者清香龍衣人橫楊有多之士人置之明窻淨几間頗可賞翫酒闌并刀破之蓋不感新橙也

葉耳以藥病

枸橘

抱橘色青氣烈小者似枳實大者似枳殼能治逆氣心胃痺痛中風便血醫家多用之

種植

枳橘宜片鹵之地四邑皆距江海不十里凡之圃近塗泥者實大而繁味尤珍耐久不損名曰塗枳敗而遠適者遇塗枳則爭信方種時高者畦壅溝以泄水每株相去七八尺歲四棚之雍 尺草冬月以阿泥壅其根夏時更溉以糞壤其葉沃其實繁者斯為園丁之良

始栽

始取朱棗枝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淡枳其根亥族然明年移而踈之又一年木大如小兒之拳遇春月乃接取諸枳之佳者橘之美者經年而陽之枝以為貼云他尺餘細鋸截之剔其皮內枝對接勻動搖其根撥擗上實其中以防木筍獲其外麻束之緩急高下俱得所以候地氣之應接樹之法載之四載時纂要中是蓋老圃者能之工者良者輝斤之間氣質隨異無不活者過時而不接則花復實為生棗人力之有生於造化每如此

培植

樹高及三二尺許剪其最下命根逆於上中枝葉乃不茂盛也

去病

本之命有二蘚與嘉是也樹梢久則枝餘之上皆蘚生焉不去則蔓衍日

茲木之膏液蔭蘚而不及木故枝幹老而枯善圍者用鐵器時刮去之
剛其繁之不能華實者以通風日以長新枝木間時有哇屑流出則有
虫蠹之相視其冗物鈞索之則中無所容仍以真杉木作釘室其處不
然則不必受病日以枝葉自凋異時作實辨間亦有虫食枿櫛每先時
而黃者皆受病於中治之以早乃可

澆灌

圃中賣兩賜以時早則堅苦而長兩則暴長而皮多拆或不實而味談圃
丁溝以泄水俾無侵其根方亢陽時抱甕以閘之糞壤以倍之則無枯瘁之患

採摘

歲當重陽色未黃有採者名曰摘青舟載之江浙間青枿固人所樂得然

採之不待其熟巧於傷者或然尔及經霜

之二三夕纔剪尽過天氣晴深

數十輩為群以小剪就之間于帶斷之軒置筐篋中獲之必甚謹懼其香霧
之裂則易壞霧之所漸者亦然元不便酒香凡採者竟日不敢飲

收藏

採藏之日先淨掃一空密糊之物使風入布箱葉其間堆枿於地上屏遠酒
氣旬日一翻揀之遇微損謂之点枿即揀出否則侵損附還者屢汰去
之存而待買者十之五六人有掘地坎作攀板條之垂者覆之以土至明年
盛夏時開取之之色味猶新但傷動板苗次年不生耳

製治

朱栾作花比柑橘絕大而香就樹採之用篋香細作片以陽為小甌每入花一

重則實重使花多於香竅花甌之旁以流汗液用罇盛之炊畢撤甌去花以液浸香明白在燕尾三換花始暮乾入籠器盛密之化時焚之如在棋林中棋橘并金橘棋皆可功辨勿離之壓去核漬之以密金耕看密尤勝他品鄉人有用糖敷橘者謂之藥橘入筭之反于日行間色乃黑可以將遠又摘微損則去皮以內辨安竈間用火熏曰薰棋置之糖密中味尤佳

入藥

橘皮最有益於藥去盡墨脉則於橘紅青橘則為青皮皆藥之所須者木抵橘皮性溫平下氣止瀉收瘧久經身至橘子尤理腰膝之時正難得枳實人多植拘摘子落間以其實剖朝之以之和藥味亦尚川之枳幾逼真矣拘又未易多得取未來之小者半破之日暴以為枳晏方醫者不能辨用以治疾亦愈藥貴於而已熟辨其為偽耶

東觀奏記

裴延裕

宣宗聽正之暇好作詩今李士屬之知蕭真予狀謝曰此詩雖貴永旱里無以加也韋澳奏云宋太子家今沈約詩蕭真以睿葆清新北方沈約尔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出真於浙西觀察俱

僧從晦道行高繫兼以文章應制上每擇劇弱令賦詩從晦供奉積年妄子望紫方袍上曰朕不惜紫袈裟但布頭耳稍薄恐不勝耳

度支奏狀言瀆巧足段悞書清巧上一覽異人之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添成清字及中書復入平太怒勘添改章表者罰有差

上尤重科目鄭顥奉知帝索科目記影撰三卷自武德至大中仍令後

放榜錄及第人姓名記賦題進入有司案續編次

冷文記

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說奏臨海水下馮戎得石連樹三株皆白石
隆安中丹徒名民陳理江邊作簷潮簷中得女長尺有容色無衣裳水
退不動臥沙中夜夢云我江黃也作失路落君簷朝東今當去

初李記

孔紹因婦晚交祖今賦詩作石榴詩云只為生來晚開花不及春

唐人唱和初不次韵至賓客何處春深好之作始以韻為次孟自此始
王蒙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每欲往候則云今日有水厄

有僧在濛山頂見一者又云仙家有當鳴茶之候雷發飛升乎採擷兩袂宿痊

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換骨四兩為地仙矣 大忽雷忽雷內庫、琵琶名

龜兒白樂天始也見江州唱和詩云字之曰阿龜

陸羽茶既為癖酒亦稱狂

說乳卷第七十五

上到關並館于院中給公勝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
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聽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
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置悉備方敢
報閣門放見蓋閣門即日開報朝集院開封府人馬即至迎
入院中雖不可出入向洞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確
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况味亦極

逆旋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夫夫之來者
日多故也

國初擢用人才不問資序有物補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
既不知仕途之艱苦小官往遭其慢視又且未歷民事不諳
民間疾苦淳四年十月庚午蘇易簡上言初任京官未歷
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從之帝謂爾若人主特除則又不
在此例呂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員外郎即之廬州正如易簡
所論不以改制而止也

說郛卷第七十六

仁宗天聖四年始詔即中以上致仕與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詔員
外即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為秘書省校書郎三承以上為大廟齋郎二
年正月唐寅又詔三承以上致仕無子聽官嫡孫若弟姪一人降一等凡
此者皆以利誘之也景又三年九月甲戌待御史司馬池上言文武官年
十七令自陳致仕依旧勅一子官如分司給全俸違者御史臺糾察
特令致仕更不與子官及全俸詔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詔文
武官年老無子孫奏養親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詔文武官年七十以
未致仕更不考課遷官有功於國有惠於民勿拘嘉祐三年未又詔年七十
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孫凡此者皆以法繩之也慶歷二年六月壬申
朔御史中丞賈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優再改官致仕詔從之以賞勸之也

况法初行雖受命之後陳乞恩澤病者尚不許豈容已死偽為其後又限以受命後身故者方許陳乞恩澤彼又但以陳乞後身故者放行而詐偽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時服批書丁憂月日或再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嘗詰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員外致仕恩澤政和二年張克之公依武官副使非澤點中身已也聽詹補從人詳考前從詔今致事端於真宗之朝而詳密於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嚴責之甚備然上旁聖訓丁寧至於亡而不可見風俗之日趨侈之日趨於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鮮以真宗以朝官注擬于堂資者留滯連旅無以為資及置朝集院子朱雀門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也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二員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六員開封府諸州各一員然立法之初奉縣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奉主二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賍私升羨職在任知縣再任滿引對改京官則是受奉之後歷知縣兩任六考改官天

聖七年閏二月甲辰詔書也至熙寧四年詔再任知縣縣令人須有安撫轉運提刑知州通判奏奉五員方許再任有職司二人者亦听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間又以州縣增置官員復增奉員中具以來一循前烈然一時有增捐舊制特遷官者其理磨勘並自受告日為始故有重當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廢熙寧六年丙申詔文武僚特任官者不隔磨勘是恩甚均人蒙實惠至今仍之景祐三年正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畫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馮施行蓋臣子遠官執無墳墓宗族親戚之命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頒則官小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大夫私書多人遞者循舊制也

國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經不得與進士並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士元祐元年十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待御史劉摯之意

國初致仕以族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後世已死偽為之也

真宗時主客郎中謝泌言致仕官以清名為衆所推粗有勞効方可聽其納祿
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詔年七十退者許致仕如因疾或歷任有贓犯者不此限大中祥符
九年正月詔乞致仕者審官院其歷任有無贓犯檢勘吏部申上取旨

省試取中屢擯弃于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天為中國之
患朝廷始因其家屬未幾復縱之于是群臣建議歸咎于殿試點
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再殿試者皆不點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
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官之利也

通判奉人改官每太守同自提奉長平使者列于監司諸路蠲增
員數熙寧元年十二月始詔通判不得奉人改京官元豐初詔改官五日

引一甲三人歲以百四十人為額至元祐年年四月罷諸路提舉常平在命
通判歲終奉改官一人或縣令一人間奉人二月以改官員多吏部侍郎孫奭請歲
以百人為額從之詔聖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有三百餘員
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十人雖令選人奉官逐員放散數亦不增至
熙詔初號為蠲增亦僅三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奉
官五員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勢便然也 納粟補官始以極

飢後以募民實粟子邊自王安石開邊國用不足而致粟于邊破難慮
募者募元祐二年八月詔進納人許其改官歷四任人十者增奉主二員職司
二長員五自此人樂於應募此法雖明未聞有改秩者或謂中興以後有人官至太首
具姓名 曰判監司太首奉京官有定數縣令初不限員數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

西提點利獄長易奉十六人縣令乃詔河北陝西漕奉十二員憲六員河東京東西淮南漕
十員憲五員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北廣東西益利梓路漕憲各四員夔路漕四員憲
百餘年矣 仁宗皇帝疑神穆清而念慮及於細微真聖主也國初凡

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大學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足
止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未命畢仲衍蔡京范鏗張璪許定
於太學勅分齋三十人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八
寧元年 徽宗勅立群離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
養于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于群離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
之群離以祭酒總治兩學群離別置司業承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為
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及蔡京之政奏廢之而群離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兩浙福建納土之後諸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惟河北東陝西以捍
禦西北二虜師臣之權特重其他路諸責任監司按察而已加祐四年五月丁巳

始詔楊盧江寧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軍馬鈐副各置禁軍駐泊三指揮越福二
指揮以成果為額每指揮四百人各路兵馬都監二員越福二員其後二廣經
畧京東西路安撫江東西路安撫皆因事令守臣兼領而加以鈐副之名以至兩
浙四川皆以調發之故後又改鈐副為總管而四川之鈐仍旧名開端於禮祐之時
而定制於中興之後然師臣大抵權輕當緩急之時罕能成功承平无事惟乃
教閱而已矧自勤正諸將分為駐劄州郡之額闕不復補名存實然亡人存政
奉苟擇人而用之人委以久任庶几緩急有所恃也

舊制殿試皆有点落臨時取首或三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初下江東慮

人心未一分禁族以成之歲月寢久每州郡之兵无別故也淮東第一
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南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
全邵永第九淮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今靜江府第十二邕州第
十三原給時亭子禁衛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
以駐劄之其廩給予將兵不同况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瘠印新法既行獻議者云價出賣每牒一紙為價
百三十千然伏歲立為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七月始出賣于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
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千達中靜國
元年增至二百千大規四年歲賣三万余帑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
病其濫住賣三年仍進在京民間者數抹諸路民間聞之爭折價急售至

二千一紙而富停家捐漸增至百餘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量增價百別
給公據以俟書填六年又詔用綾紙依侍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增道諭
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更兵火廢格不行南度以後再立法度牒自六年千增至
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為五百千又增為七百千然朝廷重愛惜不輕出賣住持錢
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得之後復又著為停榻之令許客人增百千是敗又增作百千近
歲級降轉多州郡至咸價以求售矣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詳
酌公私房錢亦放三日非過大雨雪不許蠲放仍每歲不得過三次過時天下
承平承平時温州鼎州廣州皆貢柑子尚多不過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苞
首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易腐多其數以倍棟榱重為人害天聖六年四月庚戌
詔三州不得以貢餽為名道近臣記者有罰然不能近也今惟温州有歲貢歲饋鼎廣不

復有之矣五季日尋干戈其餘軍卒尤先激勵凡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飯指揮使皇朝一統邊境無虞伴飯者衆乃詔以處有罪者凡為此賊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仁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詔改軍頭伴飯指揮使為散指揮使然自此人不復以為耻而激勵之權微矣皇朝初下南置水絡六路發運二使運江南之粟以贍京師其後以六路不便更從水陸雜熙四年四月乙亥詔合水陸路發運為一路以王繼昇掌之董儼為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錢刊小錄事遊燕或留而名次卑所出無幾或負而名次高志於假丐熙寧六年三月唐申詔賜進士及弟錢三千緡諸科七百至為期集費一時款豔以為盛事次奉熙寧九年三月戊寅練亨甫奏罷期集錢造小錄及弟五百千諸科二百千而遊燕之費復率錢為之至元佑三年三月甲戌詔復增進士錢一百

萬酒五百壹為期集費相仍至今定為千七百緡而局中凡所率錢皆以錄為名而同年得舟燕集者无幾又為職事者日叨飲食所得小錄題名紙札裝潢皆精緻不費金其不舟職事者出錢而所得絕不佳不沾毫勺無乃大不均乎 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結諸軍為十三將美太祖皇帝理親民資序為監當者未之聞也徃以為免已不肯襲就矣然朝廷以場務之寄責之長三縣令知監當之南於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天下州縣課利場務十分虧五厘以下知通縣令罰俸一月分以下兩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陞涉差遣賞罰不及於監當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代表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令二百千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也余當重其材故廳事猶在旌人雖異居同在中

村中世推人為旌長有事取決則厘於廳事有竹算亦世相授矣族長欲
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後不知千九世而下今有
已世也余嘗思之表氏力農無為夫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
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况貴賤殊塗炎涼異趣父兄難守
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為不義矣表氏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
猶為大族勝於自盛自衰者多矣天之祐表氏者豈不甚厚乎

國初進仕詞賦押韻不拘平仄次第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
第用韻非者在所出而考官韻必用四年四亥詞賦自此整齊
讀之鏗鏘可聽矣司天監官自挈壺止轉保章止零臺
即直長局丞至冬官正僅五廷爾舊制五年一壺轉或謂

較之武臣洎醫官則人優欲增其等級慶曆五年六月乙卯詔自保章至正臺官平
年一遷官雖循轉甚遲然比承信即轉至五翼初猶為優矣

史所出御藥院印給士人不許止請自後進士各伏其位不敢復至殿庭

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天聖五年詔聖僚薨卒當賜諡而本家不陳乞
者令有司奉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連狀封贈推恩泉壤澤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
癸丑詔流內銓選人矣父母年八十以上權听注近官以教人以孝且厚風俗也康定
元年六月壬子詔臣僚之官罷任所过山險去处差軍士防護無過
送迎人之半杖問其道路羈旅恐不得其所也

仁宗施恩於臣下者如狀可謂人矣先是咸平六年

真宗詔命官廷謫嶺南亡殘者並許歸葬官給婚錢如親屬

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蓋其人雖犯罪而其死則可
閔威以懲其罪恩以恤其死施於死者尤爾况生者乎於施
有罪者尤爾况罪者乎仁宗可謂能弦家法矣

宗室年五歲則官為廩給如祖宗旧法也皇祐二年判太宗正事
允讓請自三歲廩給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為
給食今又復以五年為限矣

西京學校旧為河南李景祐元年詔改為西京國子監以為優賢之所
商稅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咸流外校尉副州郡縣令亦鄙賤之曾不思
客旅往來鄉民入市動遭竭澤又復營私掩為已有害民有甚為者
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詔商稅三万貫以上選親民官

監給通判添支所以重譏征之寄近特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真宗
是之遂詔自今日奉人子試官有親嫌者移試別頭別試所自此始且以御史為巡
捕次無容私矣易以官不知始於何年也唐設武舉以選將師五代以來皆以軍
卒為將執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廷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
祐元年也事寢息遂廢執科治年元年九月丁卯復置迄于今不廢淳
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載矣仲父軒山公知貢奉武舉林嶠陶天麟等未
拜謝仲父問之曰朝廷設執科釋將帥而公等不從軍何也答不以堪管
蠶之辱仲父因奏

孝宗皇帝乞更旧制申飭三衙沿之軍帥待以士礼至淳熙四年事
始施行進士皆願從軍至紹熙庚戌仲父以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唱

進士第復奏 光宗皇帝命武奉以百八十員為額遇闕額
方許奏補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黃文以百人為額
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仁宗朝言者以士大
夫不安取守惟務奪競乞申嚴戒庶慶曆八年五月丁卯詔中官滿
二年方許差替其三年三十月為任者仍旧此減良法也中興以來取事
官統許資考故有湏次一兩政者至於三承以上至於帥官監有三
四年不遷者故人死尚且之心近年滿年不遷則為人指日居其位亦恐
俱求去是不諳祖宗典故尔

舊制御試詩賦論士人未免上請於殿陛之下出題官臨軒卷
之徃復紛紜殊失尊嚴之体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詔進士題其書



100